

朱子語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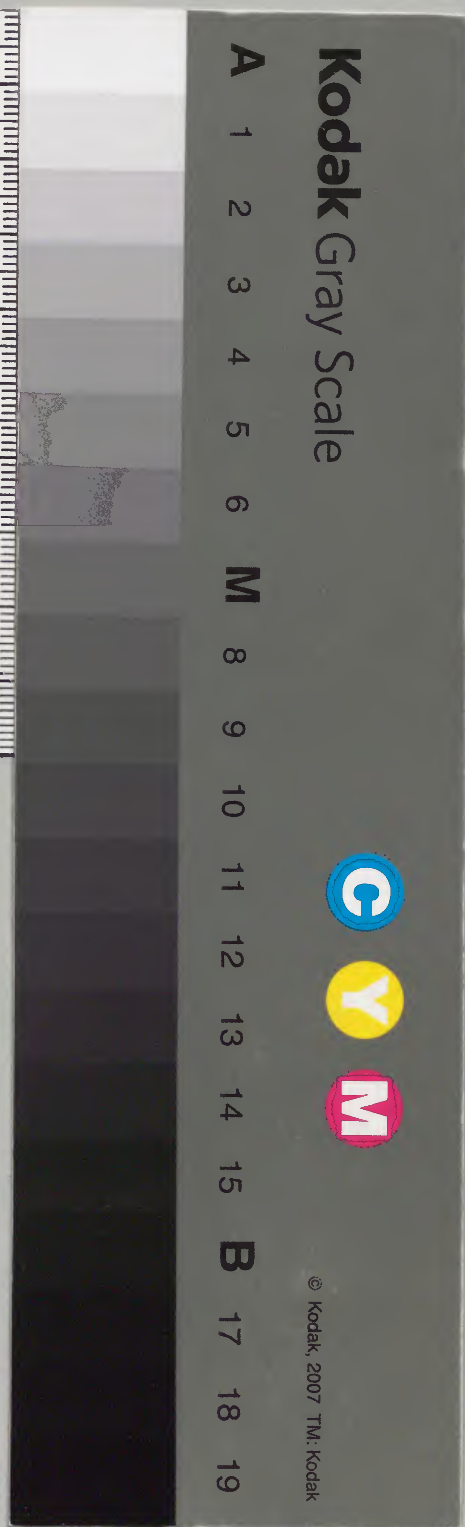
百九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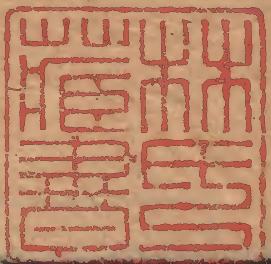
朱子訓門人
呂伯恭
陳葉
陸氏
老莊

| | | | |
|-----|---|---|---|
| 漢書門 | | | |
| 九 | 四 | 〇 | 八 |
| 四 | 二 | 一 | 八 |
| 冊 | 架 | 函 | 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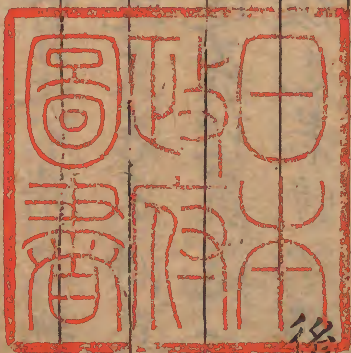
| | | |
|------|---|---|
| 庫文閣內 | | |
| 九 | 四 | 〇 |
| 八 | 二 | 一 |
| 冊 | 架 | 函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番號 | 漢 | 9408 |
| 冊數 | 48 | (44) |
| 函號 | 298 | 252 |





重録朱子語類卷百二十一



宗後學監察御史高安朱吾弼重編

後學禮部郎中婺源汪國楠

禮部主事婺源江起鵬

婺源知縣嘉興譚昌言

婺源知縣當湖金汝諧

婺源教諭新淦朱家楨同校

中書舍人休寧朱家用

中書舍人歙邑吳春

光祿署丞歙邑吳勉學

十三世孫翰林院博士朱德洪同閱

庠生高安朱家紀

十三世孫庠生朱崇沐校梓

朱子十八

訓門人九總訓門人而無名氏者為此卷

朋友乍見先生者先生每曰若要來此先看素所解書也

世昌問先生教人有何宗旨曰某無宗旨尋常只是教學者隨分讀書文蔚

讀書湏是成誦方精熟今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若曉得義理又皆記得固是好若曉文義不得只背得少間不知不覺自然相觸發曉得這義理蓋這一段文義橫在心下自是放不得必曉而後已若曉不得又記不得更不消讀書矣橫渠說讀書湏是成誦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爭這些子古人記得故曉得今人箇莽記不得故曉不得緊要處慢

處皆湏成誦自然曉得也今學者若已曉得大義

一兩處阻礙說不去某這秉略些教句發動自然曉得

今諸公盡不曾曉得縱某多言何益無他只要熟看熟

讀而已別無方法也卓畧

一學者患記文字不起先生曰只是不熟不曾玩味入心

但字得冊子上言語所以見冊子時記得纔放下便忘

了若使自家實得他那意思如何會忘譬如人將一塊

生薑來湏知道是辣若將一塊砂糖來便不信是辣端

蒙

謂一士友日向嘗收書云讀書不用精熟又云不要思惟讀書正要精熟而言不用精熟學問正要思惟而言不

可思惟只為此兩句在胃中做病根正如人食冷物晉於脾胃之間十數年為害所以與吾友相別十年只如此者病根不除也蓋卿

嘗見老蘇說他讀書孟子論語韓子及其他聖人之文兀然端坐終日以讀者十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胃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胃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忠之易矣又韓退之荅李翊柳子厚荅韋中立書言讀書用功之法亦可見其嘗歎息以為此數人者但求文字言語聲響之工用了許多功

夫費了許多精力甚可惜也今欲理會這箇道理是下第一至大至難之事乃不用得旬月功夫熟讀得一卷書只是泛然發問臨時湊合元不曾記得本文及至問著元不曾記得一段首尾其能言者不過敷衍已說與聖人言語初不相干是濟甚事今請歸家正襟危坐取大論語中庸孟子逐句逐字分曉精切求聖賢之意切已體察著已踐履虛心體究如是兩三年然後方去尋師證其是非方有可商量有可議論方是就有道而正焉者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已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已為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

因言及釋氏而曰釋子之心却有用處若是好叢林得
 好長老他直是朝夕汲汲不捨所以無有不得之理今
 公等學道此心安得似他是此心元不曾有所用逐日
 流蕩放逐如無家之人思量一件道理不透便颺聲棹
 放一壁不能管得三日五日不知拈起每日只是悠悠
 度日說閑話逐物而已敢說公等無一日心在此上莫
 說一日一時也無莫說一時頃刻也無悠悠漾漾似做
 不做從生至死忽然無得而已今朋友有謹飭不妄作
 者亦是他費稟自如此然其心亦無所用只是閑慢過
 日或云須是汲汲白公只會說汲汲元不曾汲汲若是
 汲汲用功底人自別他那得工夫說閑話精專懇切與

一時一息不在裏許思量一件道理直是思量得徹底
 透熟無一毫不盡今公等思量這一件道理思量到半
 間不界便掉了少間又看那一件那件看不得又掉了
 又看那一件如此沒世不濟事若真箇看這一件道
 理透入得這箇門路以之推他道理也只一般只是公
 等不曾通得這箇門路每日只是在門外走所以都無
 入頭處都不濟事又曰若是大處入不得便從小處入
了觸處皆是此理今公等千頭萬緒不曾理會得一箇
透徹所以東解西模便無一箇入頭處
 又曰學道做工夫須是奮厲警發悵然如有所失不尋
 得則不休如自家有一天光明寶藏被人偷將去此心
 還肯放捨否定是去追捕尋捉得了方休做工夫亦須

如此個

諸公來聽說話某所說亦不出聖賢之言然徒聽之亦不
濟事須是便去下工夫始得近覺得學者所以不成頭
項者只緣聖賢說得多了既欲為此又欲為彼如夜來
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實下工夫見得真箇是敬立
則內直義形而外方這終身可以受用今人却似見得
這兩句好又見說克己復禮也好又見說出門如見大
賓也好空多了必間却不把捉得一項周全賀孫

今學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說只記得前賢與諸家說便得
而今看自家如何說終是不如前賢須盡記得諸家說
方有箇觀籙處這義理根脚方牢這心也有殺泊處心

路只在這上走久久自然曉得透熟今公輩看文字十
槩都有箇生之病所以說得來不透徹只是去巴攬句
籠他元無實見處某舊時看文字極難諸家說盡用記
且如毛詩那時未似如今說得如此條暢古今諸家說
盡用記取閑時將起思量這一家說得那字是那字不
是那一家說得那字不是那字是那家說得全是那家
說得全非所以是者是如何所以非者是如何只管思
量少間這正當道理自然光明燦爛在心目間如指諸
掌今公們只是紐捏巴攬來說都記得不熟所以這道
理收拾他不往自家也使他不動他也不服自家使相
聚得一朝半日又散去了只是不熟這箇道理古時聖

賢也如此說今人也如此說說得大槩一般然今人說
終是不似所爭者只是熟與不熟耳縱使說得十分全
似猶不似在何況和那十分似底也不曾看得出教子
云而今每日只是優游和緩分外看得幾遍分外讀得
幾遍意思便覺得不同曰而今使未得優游和緩須是
苦心竭力下工夫方得那箇優游和緩須是做得八分
九分成了方使得優游和緩而今便說優游和緩只是
泛泛而已矣這箇做工夫須是放大火中鍛煉鍛教他
通紅溶成汁瀉成銚方得今是略畧火面上燴得透全
熟生硬不屬自家使在濟得其事須是縱橫舒卷皆由
自家使得方好搦成團栝成匾放得去收得來方可某

嘗思今之學者所以多不得力不濟事者只是不熟
生也費許多功夫看文字下稍頭都不得力者正緣不
熟耳只緣一箇不熟少間無一件事理會得精呂居仁
記老蘇說平生因聞升秉轉斗秉量之語遂悟作文章
妙處這箇須是爛泥醬熟縱橫妙用皆由自家方濟得
事也

某然有話要與諸公說只是覺次序未到而今只是面前
小小文義尚如此理會不透如何說得到其他事這箇
事須是四方上下小大本末一齊貫穿在這裏一齊理
會過其操存踐履處固是緊要不可間斷至於道理之
大原固要理會盡悉委曲處也要理會制度文為處也

要理會古今治亂處也要理會精粗大小無不當理會
四邊一齊合起功夫無些罅漏東邊見不得西邊須見
得這下見不得那下須見得既見得一處則其他處亦
可類推而今只從一處去攻擊他又不曾着力濟得甚
事如坐定一箇地頭而他支脚也須分布擺陣如大軍
廝殺相似大軍在此坐以鎮之游軍依舊去別處邀截
須知上非功夫方得而今都只是悠悠礙定這一路畧
略拂過今日走來挨一挨又退去明日亦是如此都不
曾抓着那痒處何況更望搔着痛處所以五年十年只
是恁地全不見長進這箇須是勇猛奮厲直前不顧去
做四方上下一齊看到方有箇入頭孔子曰仁遠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這箇全要人自去做孟子所謂奕秋
只是爭這些子一箇進前要做一箇不把當事某八九
歲時讀孟子到此未嘗不慨然奮發以為為學須如此
做功夫當初便有這箇意思如此只是未知得那甚是
如何着是如何做功夫自後更不肯休一向要去做功
夫今學者不見有奮發底意思只是如此悠悠地過今
日見他是如此明日見他亦是如此

因建陽士人來請問先生曰公門如此做工夫大故費日
子覺得今年只似去年前日只是今日都無昌大發越
底意思這物事須教看得精透後一日千里始得而今
都只泛泛在那皮毛上理會都不曾抓着那痒處濟得

甚事做工夫一似穿井相似穿到水處自然流出來不
住而今都乾燥只是心不在不曾着心如何說道出去
一日便不曾做得工夫某常說正是出去路上好做工
夫且如出十里外既無家事炒又無應接人客正好提
撕思量道理所以學貴時習到時習自然說也如今不
敢說時習須看得見那物事方能時習如今都看不見
只是不曾入心所以在窓下看才起去便都忘了須是
心心念念在上便記不得細注字也須時時提起經正
文在心也爭事而今都只在那皮毛上理會盡不曾抓
着痒處若看得那物事熟時少間自轉動不得自家脚
才動自然踏着那物事行又云須是得這道理入心不

忘了然後時時以義理澆灌之而今這種子只在地面
上不曾入地裏去都不曾與土氣相接着

學者悠悠是大病今覺諸公都是進寸退尺每日理會些
小文義都輕輕地拂過不曾動得皮毛上這箇道理規
模大體面闊須是四面去包括方無走處今只從一面
去又不曾着力如何可得且如曾點漆雕開兩處漆雕
開事言語少難理會曾點底須子細看他樂箇甚底
是如何地樂不只是聖人說這箇事可樂便信着他原
是自見得箇可樂底依人口說不得又曰而今持守便
打疊教淨潔看文字須著意思索應接事物都要是當
四面去討他自有一面通處又曰如見陳廝殺播着鼓

只是向前去有死無二莫更回頭始得胡泳

或言在家衮衮但不敢忘書冊亦覺未免間斷曰只是無志若說家事又如何汨沒得自家如今有稍高底人也須會擺脫得過山間坐一年半歲是做得多少工夫只恁地也立得箇根脚若時往應事亦無害較之一向在事務裏衮是爭那裏去公今三五年不相見又只恁地悠悠人生有幾箇三五年耶賀孫

或有來省先生者曰別後讀何書曰雖不敢廢學然家間事亦多難得全功曰覺得公今未有箇地頭在光陰可惜不知不覺便是三五年如今又去赴官官所事尤多且難得餘力人生能得幾箇三五年須是自強若尋得

箇僻靜寺院做一兩年工夫須尋得箇地頭可以自做將去若似此悠悠如何得進廣

某見今之學者皆似箇無所作為無圖底人相似人之為學當如救火追亡猶恐不及如自家有箇光明寶藏被人奪去尋求趕捉必要取得始得今學者只是悠悠地無所用心所以兩年三年五年七年相別及再相見只是如此開

謂諸生曰公皆如此悠悠終不濟事今朋友着力理會文字一日有一日工夫然尚恐其理會得零碎不見得周匝若如諸公悠悠是要如何光陰易過一日減一日一歲無一歲只見老大忽然死着思量來這是甚則劇恁

地悠悠過了賀孫

某平日於諸友看文字相待甚寬且只令自看前日因病覺得無多時月於是大懼若諸友都只悠悠終於無益只要得大家盡心看得這道理教分明透徹所謂道理也只是將聖賢言語體認本意得其本意則所言者便只此道理一一理會令十分透徹無些罅縫蔽塞方始住每思以前諸先生盡心盡力理會許多道理當時亦各各親近師承今看來各人自是一說本末諸先生之意初不體認得只各人挑載得些去自做一家說話本不曾得諸先生之心某今惟要諸公看得道理分明透徹無些小蔽塞某之心即諸公之心諸公之心即某

之心都只是這箇心如何有人說到這地頭又如何有人說不得這地頭這是因甚恁地這須是自家大段欠

處賀孫

先生痛言諸生工夫悠悠云今人做一件事沒緊要底事也着心去做方始會成如何悠悠會做得事且如好寫字底人念念在此則所見之物無非是寫字底道理工如賈島學作詩只思推敲兩字在驢上坐把手作推敲勢大尹出有許多車馬人從渠更不見不覺犯了節只此推敲二字計甚利害他直得恁地用力所以後來做得詩來極是精高今吾人學問是大小大事却全悠悠若存若亡更不着緊用力反不如他人做沒要緊底事可

謂倒置諸公切宜勉之時舉

諸友只有箇學之意都散漫不恁地勇猛恐度了日子須著火急痛切意思嚴了期限攢了工夫辦幾箇月日氣力去攻破一過便就裏面旋旋湮莽如攻寨須出萬死一生之計攻破了關限始得而今都打寨未破只循寨外走道理却咬不斷何時得透淳

謂諸生曰公說欲遷善改過而不能只是公不自去做工夫若恁地安安排排只是做不成如人要赴水火這心才發便入裏面去若說道在這裏安排便只不成看公來此逐日只是相對默坐無言恁地慢騰騰如何做事教自後復云坐中諸公有會做工夫底有病痛底某一

一都看見逐一教正他惟公恁地循循默默都理會心下不得這是幽冥暗弱這是大病若是剛勇底人見得善別還他做得透做不是處也顯然在人耳目人皆見之前日公說風雷益看公也無些子風意思也無些

子雷意思 賀孫

其於相法却愛苦硬清癯底人然須是做得那苦硬底事若只要苦硬亦不知為學何貴之有而今朋友遠處來者或有意於為學眼前朋友大率只是據見定了更不求進步而今莫說更做甚工夫只真箇看得百十字精細底也不見有或曰今之朋友大率多為作時文坊了工夫曰也不曾見做得好底時文只是剝切亂道之文

而已若要真箇做時文底也須深資廣取以自輔益以
之為時文莫更好只是讀得那亂道底時文求合那亂
道底試官為苟簡茂裂底工夫他亦不曾子細讀那好
底時文和時文也有時不子細讀得某記少年應舉時
嘗下視那試官說他如何曉得我底意思今人盡要去
求合試官越做得那物事低了嘗見已前相識間做賦
者甚麼樣讀書無書不讀而今只念那亂道底賦有甚
見識若見識稍高讀書稍多議論高人豈不更做得好
文字出他見得底只是如此遂互相倣倣專為苟簡茂
裂底工夫歎息者久之個

看來如今學者之病多是箇好名且如讀書却不去子細
考究義理教極分明只是纔看過便了只道自家已看
得甚麼文字了都不思量於身上濟得甚事這箇只是
做名聲其實又做得甚麼名聲下梢只得人說他已看
得甚文字了這箇非獨卓文如此看來都如此若恁地
也是枉了一生賀孫

今學者大抵不魯子細玩味得聖賢言意却要懸空妄立
議論一似喫物事相似肚裏其實未曾飽却以手鼓腹
向人說我已飽了只此乃是未飽若真箇飽者却未必
說也人人好做甚銘做甚贊於已分上其實何益既不
曾實讀得書玩味得聖賢言意則今日所說者是這箇
語明日又只是這箇話豈得有新見邪切宜戒之時舉

今朋友之不進者皆有彼善於此為足矣之心而無求為
聖賢之志故皆有自恕之心而不能痛去其病故其病
常隨在依舊逐事物流轉將來其彼善於此亦不可得
笑大雅

弔文言學者工夫多間斷曰聖賢教人只是要救一箇間
斷文蔚

因說學者工夫間斷謂古山和尚自言喫古山飯阿古山
矢只是看得一頭白水枯今之學者却不如他文蔚
有一等朋友始初甚銳意漸漸踈散終至於忘了如此是
當初不立界分做去士毅

來朋友相聚都未見清大底道理遂且謾恁地逐段看

還要直截盡理會許多道理教身上沒些子虧欠若只
恁地逐段看不理會大底道理依前不濟事這大底道
理如曠闊地基址須是開墾得這箇些方始架造安排
有頓放處見得大底道理方有立脚安頓處若不見得
大底道理如人無箇居着處得百十錢歸來也無頓放
處况得明珠至寶安頓在那裏自家一身都是許多道
理人人有許多道理蓋自天降秉萬理皆具仁義禮智
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自家一身都擔在這裏須是
理會了體認教一一周足略欠缺些子不得須要緩心
直要理會教盡須是大作規模開其基廣闢其地少
間到逐處即看逐處都有頓放處日用之間只在這許

多道理裏面轉喫飯也在上面上床也在上面下床也
在上面脫衣服也在上面更無些子空闕處堯舜禹湯
也只是這道理如人刺繡花草不要看他繡得好須看
他下針處如人寫字好不要看他寫得好只看他把筆
處賀孫

先生問諸公莫更有甚商量坐中有云此中諸公學問皆
溺於高遠無根近來方得先生發明未據有問將來有
所疑却寫去問先生曰却是以待來年然後已說話此
只是不曾切已立志若果切已立志睡也不着起來理
會所以發憤忘食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去理會今人有
兩般見識一般只是談虛說妙全不切已把做一場說

話了又有一般人說此事難理會只恁地做人自淨讓
與他們自理會如人交易情願批退帳待別人典買今
人情願批退學問底多謙

諸公數日看文字但就文字上理會不曾切已凡看文字
非是要理會文字正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學者須要
主一主一當要心存在這裏方可做工夫如人須尋箇
屋子住至於為農工商賈方惟其所之王者無箇屋子
如小人趁得百錢亦無歸宿孟子說求其放心已是兩
截如常知得心在這裏則心自不放又云無事時須要
知得此心不知此心恰似睡困都不濟事今看文字又
理會理義不出亦只緣主一工夫欠關時

先生一日謂諸生曰某患學者讀書不求經旨談說空妙故欲令先通曉文義就文求意下梢頭徃徃又只守定冊子上言語却看得不切已須是將切已看玩味入心力去行之方有所益端蒙

學者說文字或支離泛濫先生曰看教切已文辭

學者講學多是不疑其所當疑而疑其所不當疑不疑其所當疑故眼前合理會處多蹉過疑其所不當疑故枉費了工夫金溪之徒不事講學只將箇心來作弄胡撞亂撞此間所以令學者入細觀書做工夫者正欲其熟考聖賢言語求箇的確所在今却攷索得如此支離友下齊事如其向來作或問蓋欲學者識取正意觀此書

者當於其中見得此是當辨此不足辨剛其不足辨者令正意愈明白可也若更去外面生出許多議論則正意反不明矣今非特不見經文正意只諸家之說亦看他正意未著又曰中庸言慎思何故不言深思又不言勤思蓋不可枉費心去思之須是思其所當思者故曰慎思也必大

或問向蒙見教讀書須要涵泳須要浹洽因看孟子千言萬語只是論心七篇之書如此看是涵泳工夫否曰某為見此中人讀書大段鹵莽所以說讀書須當涵泳只要子細看玩尋繹令胸中有所得爾如吾友所說又攪貼一件意思硬要差排看書豈是如此或曰先生涵泳

之說乃杜元凱優而柔之之意曰固是如此亦不用如此解說所謂涵泳者只是子細讀書之異名與人說話便是難某只是說一箇涵泳一人硬來安排一人硬來解說此是隨語生解支離延蔓閑說閑講少間展轉只是添得多說得遠却要做甚若是如此讀書如此聽人說話全不是自做工夫全無巴鼻可知是使人說學是空談此中人所問大率如此好理會處不理會不當理會處却支離去說說得全無意思蓋卿

或解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云須是從裏面做出來方得他外面如此曰公讀書便是多有此病這裏面又那得箇裏面做出來底說話來只是居處時使用恭執事便

用敬與人時便用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不過只是如此說大凡看書須只就他本文看教直截切忌如此支離蔓衍拖脚拖尾不濟得事聖賢說話那一句不直截如利刃削成相似雖以孔子之語渾然溫厚然他那句語更是斬截若如公說一句更用幾十字去包他則聖賢何不逐句上更添幾字教他分曉只看濂溪二程橫渠們說話無不斬截有力語句自是恁地重無他所以看得如此寬緩無力者只是心念不整肅所以如此緣心念不整肅所以意思寬緩都湊泊他那意思不着說從別處去須是整肅心念看教他意思嚴緊說出來有力四方八面截然有界限始得如今說得如此支蔓都

不成箇物事其病只在心念不整肅上 個

讀書之法只要落窠槽今公們讀書盡不曾落得那窠槽
只是走向外去思量所以都說差去如初間大水瀾漫
少間水既退盡落低窪處方是入窠槽今盡是泛泛說
從別處去某常以為書不難讀只要人緊貼就聖人言
語上平心看他文義自見今都是硬差排思其所不當
思疑其所不當疑辨其所不當辨盡是枉了濟得甚事
個

某嘗說文字不難看只是讀者心自峽崎了看不出若大
著意思反復熟看那正當道理自湧出來不要將那小
意智私見識去間亂他如此無緣看得出如千軍萬馬

從這一條大路去行伍紀律自是不亂若撥數千人從
一小路去空攪亂了正當底行陣無益於事又曰看書
且要依文看得大槩意思了却去攷究細碎處如今未
曾看得正當底道理出便落草了墮在一隅一角上心
都不活動這箇似轉水車相似只撥轉機關子他自是
轉連那面磨子篩籬一齊都轉自不費力而今一齊
說得枯燥無些子滋味便更看二十年也只不濟事須
教他心裏活動轉得若着在那角落頭處而今諸公看
文字如一箇船閣在淺水上轉動未得無那活水泛將
去更將外面事物搭載放上面越見動不得都是枉用
了心力枉費日子天下道理更有幾多若只如此看幾

時了得某而今一自與諸公們說不辨只覺得都無意思所願諸公寬著意思且看正當道理教他活動有長進處方有所益如一條死蛇弄教他活而今只是弄得一條死蛇不濟事個

學者須要無事時去做得功夫然後可來此剖決是非今才一不在此便棄了這箇至此又却臨時逐旋尋得一兩句言語來問則又何益壽昌

或曰某尋常所學多於優游泆洽中得之曰若遽然便以為有所見亦未是大抵於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且未可說篤行只這裏便是泆洽處孔子所以好古敏以求之其用力如此謨

人合是疑了問公今却是揀難處來問教人如何揣摩說得公又如何便曉得若升高必自下今人要入室奧須先入門入庭見頭熟次第入中間來如何自階裏一造要做後門出伊川云學者須先就近處賀孫

而今人聽人說話未盡便要爭說亦須待他人說教盡了他人有說不出處更須反覆問教說得盡了這裏方有處置在賀孫

或人請諸經之疑先生既答之復曰今雖盡與公說公盡曉得不於自家心地上做工夫亦不濟事道夫

諸公所以讀書無長進緣不會疑其雖看至沒緊要底物事亦須致疑總疑便須理會得徹頭個

或謂問難只是作話頭不必如此曰不然到無疑處不必
問疑則不可不問今如此云云不是惡他人問便是自
家讀書未嘗有疑可學

讀語錄玩了却不如乍見者勇於得此是病方

諸生請問不切曰群居最有益而今朋友乃不能相與講
貫各有疑忌自私之意不知道學問是要理會箇甚麼
若是切已做工夫底或有所疑便當質之朋友同共商
量須有一人識得破者已是講得七八分却到某面前
商量便易為力今既各自東西不相講貫如何得會長
進欲為學問須要打透這些子放令開闊識得箇以能
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底意思方是切於為已時舉

太極曰看如今人與太極多少遠近或人自說所
書曰徒然說得一片恁地多不濟事如今且要虛心心
若不虛雖恁地對待別人恁地說自不入他聽之如
不聞只是他自有箇物事橫在心上如顏子人道他得
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他不曾自知道得一善拳拳
服膺而不失他見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他不
曾自知道見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他不遷怒
不貳過他不曾自知道不遷怒不貳過他只見箇道理
當如此易曰君子以虛受人書曰惟學遜志固有其人
來問事略不虛心一味氣盈色滿當面與他說他不全
聽得賀孫

天下之理有長有短有大有小當各隨其義理看其看得
學者有箇病於他人如此說處又討箇義理責其不如
彼說於其如彼說處又責其不如此說因舉所執扇反
復為喻曰此扇兩邊各有道理今學者待他人說此邊
道理便翻轉那一邊難之及他說那一邊却又翻轉這
一邊難之必大

問氣質之害直是今人不覺非特讀書就他氣質上說只
如每日聽先生說話也各以其所偏為主如十句有一
句合他意便硬執定這一句曰是如此且如仲山甫一
詩蘇子由專歎美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二句伯恭偏喜
柔嘉維則一句某問何不將那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以

下四句做好某意裏又愛這四句問這四句如何曰也
自剛了問剛底終是占得分数多曰也不得只是比柔
又較爭胡泳

質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資必好學必下問若就
家杜撰更不學更不問便已是凡下了聖人之所以為
聖也只是好學下問舜自耕稼陶漁以至子帝無非取
諸人以為善孔子說禮吾聞諸老聃這也是學於老聃
方知得這一事賀孫

先生因學者少寬舒意曰公讀書恁地縝密固是好但恁
地逼截成一團此氣象最不好這是偏處如一項人恁
地不子細固是不成道理若一向寬密下稍却展拓不

去明道一見謝顯道曰此秀才展拓得開下梢可望又
曰於詞氣間亦見得人氣象如明道語言固無甚激昂
看來便見寬舒意思龜山人只道恁地寬看來不是寬
只是不解理會得不能理會得范純夫語解比諸公說
理最平淺但自有寬舒氣象儘好賀孫

困人之昏弱而歲之曰人做事全靠這些子精神

有言貧困不得專意問學者曰不干事世間豈有無事底
人但十二時看那箇時閑一時閑便做一時工夫一刻
閑便做一刻工夫積累久自然別或又以離遠師席不
見解注為說曰且如某之讀書那曾待師友專守在裏
初又昌嘗有許多文字也只自著力耳或曰先生高明

某何敢望曰如此則全未知自責堯舜與人同耳昌

有異某嘗謂此皆是自恕之語最為病痛道夫

或言氣稟昏弱難於為學曰誰道是公昏弱但反而思之
便強便明這氣色打一轉日日做工夫日日有長進子

蒙

或問某欲克己而患未能曰此更無商量人患不知耳既
已知之便合下手做更有甚商量為人由己而由人乎

哉雄

或言今且看先生動容周旋以自檢先生所著文義却自
歸去理會曰文義只是目下所行底如何將文義別做
一邊看若不去理會文義終日只管相守閑坐如何有

這道理文義乃是躬行之門路躬行即是文義之事實
賀孫

或問人固欲事事物物理會然精力有限不解一一都理
會得曰固有做不盡底但立一箇綱程不可先自放倒
也須靜着心實着意沉潛反覆終久自曉得去祖道
或說居敬窮理曰都不須如此說如何說又怕居敬不得
窮理有窮不去處豈有此意只是自家元不曾居敬元
不曾窮理所以說得如此若真箇去窮底豈有窮不得
之理若心堅便是石也穿豈有道理了窮不得之理而
今說又怕有窮不得處又怕如何又計較如何都是枉
了只恁勇猛堅決向前去做無有不得之理不當如此

如人欲出路若有馬使騎馬去有車便乘車去無
車便徒步去從頭行將去豈有不到之理問○書錄云
且只持敬否曰不消恁地說持敬便只管持將去處
便只管窮將去如說前面萬一持不得窮不得處又去
別生計較這箇都是枉了思量然亦只是不曾真箇持
敬窮理若真箇曾持敬窮理豈有此說譬如出路要
乘騎便乘騎要乘馬便乘馬要行便行却不消思量前
面去不詳時又着如何但當勇猛堅決向前那裏要似
公說居敬不詳時又着如何但當勇猛堅決向前那裏要似
人所謂心堅石穿蓋未嘗有做不得處又着如何古
書不長進時皆緣公恁地所以搭帶了又曰聖人之言
本自直截若裏面有曲折處聖人亦必說在上面若上
面無底又行必思量其大
或問祐物一項物文辭曰公依舊是箇計較利害底心下
在這裏公且說將所說行將去看何如若只管在這裏
擬議如何見得如做得箇船且安排槳棹解了纜放了

索打將去着却自見涯岸若不放船去只管在這裏思量怕有風濤又怕有甚險如何得到岸公今恰似箇船全未曾放離岸只管計較利害聖賢之說那尚恁地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如今說了千千萬萬却不曾去下得分寸工夫又曰聖人常說有殺身以成仁今看公那邊人教他殺身以成仁道他肯不肯決定是不肯才說着他道是恠在又曰吾未見剛者聖人只是要討這般人湏是有這般資質方可將來磨治詩云迨琢其章金玉其相湏是有金玉之質方始琢磨得出色是泥土之質假饒你如何去裝飾只是箇不好物事自是你根脚本領不好了又曰如讀書只是理會得便做

去公却只管在這裏說道如何理會伊川云人所畏可畏者便做賀孫

先生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此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闌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佛者曰十二時中除了着衣喫飯是別用心未子亦云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須是做工夫方得公等每日只是閑用心問閑事說閑語底時節多問緊要事究竟自己底事時節少若是真箇做工夫底人他自是無閑工夫說閑話問閑事聖人言語有幾多緊要大節目都不曾理會小者固不可不理會

然大者尤緊要 個

或問致知當主敬又問當如先生說次第觀書曰此只是說話須要下工夫方得蓋卿

諸公且自思量自朝至暮還曾有頃刻心從這軀殼裏思量過否 個

賢輩但知有營營逐物之心不知有真心故識慮皆昏觀書察理皆草草不精眼前易曉者亦看不見皆由此心雜而不一故也所以前輩語初學者必以敬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今未知反求諸心而習中方且叢雜錯亂未知所守持此雜亂之心以觀書察理故凡工夫皆從一偏一角做去何緣會見得全理某以為諸公莫若

且收斂身心盡掃雜慮令其光明洞達方能作得主宰方能見理不然亦終歲而無成耳 雅

諸公皆有志於學然持敬工夫大段欠在若不知此何以為進學之本程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最切要游和之間不知敬如何持曰只是要收斂身心莫令走失而已今人精神自不曾定讀書安得精專凡看山看水風吹草動此心便自走失何以為學諸公切宜勉此南升

先生語諸生曰人之為學五常百行豈能盡常常記得人

只管提撕莫令廢惰則雖不能常常盡記衆理而義禮智信之用自然隨其事之當然而發見矣子細思之學者最是此一事為要所以孔門只是教人求仁也壯祖或曰每常處事或思慮之發覺得發之正者心常安其不正者心常不安然義理不足以勝私欲之心少間安者却容恐不安者却依舊被私欲牽將去及至事過又却悔悔時依舊是本心發處否曰然只那不安處便是本心之德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求生如何便害人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箇安與不安而已又曰不待接事時方流入於私欲只那未接物時此心已自流了須是未接物時也常剔抉此心教

他分明少間接事便不至於流上蔡解為人謀而不忠云為人謀而忠非特臨事而謀至於平居靜慮思所以處人者一有不盡則非忠矣此雖於本文說得甚大過然却如此今人未到為人謀時方不忠只平居靜慮閑思念時便自懷一箇利便於將不好處推與入之心矣須是於此處常常照管得分明方得欄或問靜時見得此心及接物時又不見曰心如何見得接物時只要求箇是應得是便是心得其正應得不是便是心失其正所以要窮理且如人唱若須至誠還他喏人問何處來須據實說某處來即此便是應物之心如何更要見此心浙間有一般學問又是得江西之緒餘

只管教人合眼端坐要見一箇物事如日頭相似便謂之悟此大可笑夫子所以不大段說心只說實事便自無病至孟子始說求放心然大槩只要人不馳騫於外耳其弊便有這般底出來以此見聖人言語吓及學家或問覺得意思虛靜時應接事物少有不中節者纔是意思不虛靜少間應接事物便都錯亂曰然然公又只是守得那塊然底虛靜雖是虛靜裏面黑漫漫地不曾守得那白底虛靜濟得甚事所謂虛靜者須是將那黑底打開成箇白底教他裏面東西南北玲瓏透徹虛明顯敞如北方喚做虛靜若只確守得箇黑底虛靜何用也

個

有問程門教人說敬却道了恭中庸說篤恭而天下平又

不說敬如何恭敬不同曰昔有人曾以此問上蔡上蔡云不同恭是平聲敬是側聲舉坐太笑先生曰不是如此理會隨他所說處理會如只此並作箇問題又何所

益謙

先生嘗語在坐者云學者常常令道理在胸中流轉過

先生見學者解說之際或似張大即語之曰說道理不要

大驚小恠過

今之學者只有兩般不是玄空高妙便是膚淺外馳

張洽因先生言近來學者多務高遠不自近處著工夫因言近來學者誠有好高之弊昔有問伊川如何是道伊

川曰行處是又問明道如何是道明道令於君臣父子兄弟上求諸先生之言不曾有高遠之說先生曰明道之說固如此然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各有箇當然之理此便是道

因說今人學問云學問只是一箇道理不知天下說出幾多言語來若內無所主一隨人脚跟轉是壞了多必人吾人日夜要講明此學只為要理明學至不為邪說所害方是見得道理分明聖賢真可到言語真不誤人今人枝人引得七上八下殊可笑謙

或問左傳疑義曰公不求之於六經語孟之中而用功於左傳且左傳有甚麼道理縱有能幾何所謂棄却祖桃

樹緣山摘醋梨天之所賦於我者如光明寶藏不會收得却上他人門教化一兩錢豈不哀哉只看聖人所說無不是這箇大本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與焉不熟于思何故說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此三句是怎如此說是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得方見得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胸襟流出不假他求其向嘗見呂伯恭愛與學者說左傳某嘗戒之曰語孟六經許多道理不說恰限說這箇縱那上有此零碎道理濟得甚事伯恭不信後來又說到漢書若使其在不知今又說到甚處想益卑矣固宜為陸子靜

所笑也。子靜底是高，只是下面空疎，無物事承當。伯恭底甚低，如何得似他？又曰：人須是於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心骨開闊，見世間事皆瑣瑣不足道矣。又曰：每日開眼便見這四箇字在面前。仁義禮智只擡着脚指頭便是。這四箇字若看得熟於世間道理，沛然若決江河而下，莫之能禦矣。若看得道理透，方見得每日所看經書無一句一字一點一畫不是道理之流行，見天下事無大無小無一名一件不是此理之發見。如此方見得這箇道理渾淪周遍，不偏枯，方見得所謂天命之謂性底全體。今人只是隨所見而言，或見得一二分，或見得二三分，都不曾見那全體，不曾到那極上，所以不濟事。箇

朋友一等底，只理會上面道理，又只理會一箇空底物事，都無用。少間亦只是計較利害一等，又只就下面裏會事，眼前雖粗有用，又都零零碎碎了少間，只見得利害如橫渠說釋氏有兩末之學，兩末兩頭也都是那中間事物轉關處，都不理會。賀孫問如何是轉關處，曰：如致知格物便是就事上理會，道理理會上面底去，棄置事物為陳迹，便只說箇無形影底道理。然若還被他放下來，更就事上理會，又却易，只是他已見得上面一段物事不費氣力省事了，又那肯下來理會理會下面底，又都細碎了這般道理，湏是規模大方理會，遂舉伊川說曾子易簣，便與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不

為一同後來說得來便無他氣象大底却可做小小底
要做大却難小底就事上物細碎上理會賀孫

先生問游間事某曰游間難得學問會說者不過孝悌忠
信而已曰便是守此四字不得須是從頭理會來見天
理從此流出便是矣

謂邵武諸友公看文字看得緊切好只是邵武之俗不怕
不會看文字不患看文字不切只怕少寬舒意思賀孫
方伯謨以先生教人讀集注為不然蔡季通亦有此語
且謂四方從學之士稍自負者皆不得其門而入去者
亦多某因從容侍坐見先生舉以與學者云讀書須是
自肯下工夫始得某向得之甚難故不敢輕說與人至

於不得已而為注釋者亦是博採諸先生及前輩之精
微寫出與人看極是簡要省了多工夫學者又自輕
看了依舊不得力蓋是時先生方獨任斯道之責如西
銘通書易象諸書方出四方辨詰紛然而江西一種學
問又自善鼓扇學者其於聖賢精義皆不暇深考學者
樂於簡易甘於詭僻和之者亦衆然終不可與入堯舜
之道故先生教人專以至敬窮理為主欲使學者自去
窮究見得道理如此便自能立不待辨說而明此引而
不發之意其為學者之心蓋甚切學者可不深味此意
乎

或問所謂窮理不知是反已求之於心惟復是逐物而未

於物曰不是如此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窮得十分盡方是格物不是此心如何去窮理不成物自有箇道理心又有箇道理枯槁其心全與物不接却使此理自見萬無是事不用自家心如何別向物上求一般道理不知物上道理却是誰去窮得近世有人為學專要說空說妙不肯就實却說是悟此是不知學學問無此法才說一悟字便不可窮詰不可研究不可與論是非一味說入虛談最為惑人然亦但能謾得無學底人若是有實學人如何被他謾才說悟便不是學問奉勸諸公且子細讀書書不曾讀不見義理棄虛接渺指摘一二句來問人又有漲開其說來問又有牽甲證乙來問皆是

不曾有志朴實頭讀書若是有志朴實頭讀書真箇逐些理會將去所疑直是疑亦有可答不然彼已無益只是一場閑說話爾濟得甚事且如讀此一般書只就此一般書上窮究冊子外一箇字且莫攙攬來炒將來理明却將已曉得者去解得未曉者如今學者將未能解說者却去參解說不得者鶻突好笑悠悠歲月只若人耳謙

或問所守所行似覺簡易然茫然未有所獲曰既覺得簡易自合有所得却曰茫然無所獲者如何曰比之以前為學多岐今來似覺簡略耳愚殊不敢望得道只欲得一箇入頭處曰公之所以無所得者正坐不合簡易楊

子雲曰以簡以易為支焉離蓋支離所以為簡易也人
須是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然後可到
簡易田地若不如用工夫一蹴便到聖賢地位却大
改易了古人何故如此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乎夫
是五者無先後有緩急不可謂博學時未暇審問審問
時未暇謹思謹思時未暇明辨明辨時未暇篤行五者
從頭做將下去只微有少差耳初無先後也如此用工
他日自然簡易去論此先生面質如此孟子曰博學
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語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須
是先博然後至約如何便先要約得人若先以簡易存
心不知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將來便入異端去去偽

○謹

先生言此兩日甚思諸生之留書院者不知在彼如何
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孟子所記本亦只是此說狂狷
即狂簡不忘其初即不知所以裁之當時隨聖人在外
底却逐日可照管他留魯者却不是得其所至如何然
已說得成章了成章是有首有尾如異端亦然釋氏亦
自說得有首有尾道家亦自說得有首有尾大抵未成
者尚可救已成者為足慮時先生在局中必大
或云嘗見人說凡是外面尋討入來底都不是曰喫飯也
是外面尋討入來若不是時須在肚裏做病如何又喫
得安穩蓋飢而食者即是從裏面出來讀書亦然書固

在外讀之而通其義者却自是裏面事如何都喚做外面入來得必欲盡捨詩書而別求道理異端之說也琮天下道理自平易簡直人於其間只是為剖析人欲以復天理教明白洞達如此而已今不於明白處求却求之於偏旁處縱得此理其能幾何今日諸公之弊却自要說一種話云我有此理他人不知安有此事只是一般理只是要明得安有人不能而我獨能之事如此則是錯了可學

學者同在此一般講學及其後說出來便各有差誤要其所成有上截底無下截有下截底無上截有皮殼底無肚腸有肚腸底無皮殼不知是如何必大曰工夫有間

斷亦是氣質之偏使然曰固是氣質然大患是不子細嘗謂今人讀書得如漢儒亦好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子細今人才看這一件又要看那一件下梢都不曾理會得必大

看二十五條曰此正與前段相反却有上截無下截天資高底固有能不為富貴所累然下此者亦必思所以處之貧而樂者固勝如無諂富而好禮者固勝如無驕若未能無諂無驕底亦須且於此做工夫頃見一文集云有一人天資善奕極高遂入京見國手國手與之下了但云可隨我諸處看我與人奕如此者半年遂遣之其人曰某隨逐許時未蒙教得有所長國手曰汝基本高

但未曾識低着却恐與人下時錯了我帶你去半年只是欲汝識低着耳因論暮又曰默堂集中亦載一說有兩箇對奕方爭一段其危其人忽舍所爭却別於閑處下一着衆所不曉既畢或問之曰所爭處已自定此一着亦有利害不可不急去先下一着然對者固未必曉問者曰既見得其人未必曉又何用急去下曰在彼雖可忽在我者不可不盡耳天下事皆當如此不獨奕也

政和有客同侍坐先生曰這下人全不讀書莫說道教他讀別書只是要緊如六經漢書唐書諸子也須着讀始得又不是大段真錢了不能得他讀只問人借將來讀

也得如何一向只去讀時文如何擔當箇秀才名目在自已上既做秀才未說道要他理會甚麼高深道理也須知得古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是如何古今盛衰存亡治亂事體是如何從古來人物議論是如何這許多眼前底都全不識如何做士人須是識得許多方始成得箇人又云向來人讀書為科舉計已自是末了如今又全不讀而趨科舉又末之末者若以今世之所習雖做淨官貴窮公相也只是箇沒見識底人若依古聖賢所教做去雖極貧賤身自躬耕而甯次亦自浩然視彼污濁卑下之徒曾犬彘之不若又曰如今人也須先立箇志趣始得還當自家要做甚麼人是要做聖賢是

只要苟簡做箇人天教自家做人還只教恁地便是了
閑時也須思量着聖賢還是元與自家一般還是有兩
般天地交付許多與人不獨厚於聖賢而薄於自家是
有這四端是無這四端只管在塵俗裏面裏還曾見四
端頭面還不曾見四端頭面且自去看最難說是意趣
早下都不見上面許多道理公今如只管去喫魚鹹不
知有芻豢之美若去喫芻豢自然見魚鹹是不好喫物
事又云如論語說學而時習之公且自看平日是曾去
學不曾去學曾去習不曾去習學是學箇甚麼習是習
箇甚麼曾有說意思無說意思且去做好讀聖賢之書
自見如孟子說亦有仁義而已這也不待注解如

何事須教人舍利而就義如今人如何只去義而趨
利賀孫

問曾點曰今學者全無曾點分毫氣象今整日理會一箇
半箇字有下落猶未分曉如何敢望他他直是見得這
道理活潑潑地快活若似而今諸公樣做工夫如何得
似它問學者須是打疊得世間一副當富貴利祿底心
方可以言曾點氣象方有可用功處曰這箇大故是外
面粗處某常說這箇不難打疊極未有要緊不知別人
如何正當是裏面工夫極有細碎難理會處要人打疊
得若只是外面富貴利祿此何足道若更這處打一箇
說甚麼學正當學者裏面工夫多有節病人亦多般樣

而今自家只見得這箇重便說難打疊它人病痛又有不在是者若人人將這箇去律它教湏打併這箇了方可做那箇則其無此病者却覺得緩散無力急這一邊便緩却那一邊所以這道理極難要無所不用其力莫問他急緩先後只認是處便奉行不是處便緊閉教他莫要出來所以說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又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四方八面盡要照管得到若一處踈闊那病痛便從那踈處入來如人斲殺凡山川途徑險阻要害無處不要防守如姜維守蜀它只知重兵守着正路以為魏師莫能來不知鄧艾却從陰

平武都而入反出其後它當初也說那裏險阻人必棄不得不知意之所不備處才有縫罅便被賊人來了做工夫都要如此所以這事極難只看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一句便見而今人有終身愛官職不知厭足者又有做到中中官職便足者又有全熱不要只恁地懶惰因循我也不不要官職我也無力為善平平過者又有始間是好人末後不好者又有始間不好到末好者如此者多矣又有做到宰相了猶未知厭足更要經營後做者極多般樣備

先生過信州一士子請見問為學之道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教人做人文蔚

先生曰相隨同歸者前面未必程程可說話相送至此者
一別又不知幾年有話可早商量久而無人問先生遂
云學者須要勇決須要思量須要著業又云此間學者
只有過底無有不及底在大桂鋪說○震
與或人說公孫曰說甚剛氣到這裏為人所轉都屈了凡
事若見得了須使堅如金石

舊者不尚文華薄勢利之類說話便信以為然將謂人人
如在後方知不然此在資質

學者輕俊者不美朴厚者好振

先生因言學者平居議論多頽塌臨事難望它做得事遂
說一姓王學者後來狼狽是其平時議論亦專是圓互

有一處責曾子許多時用大夫之簣臨時不是童子說
則幾失易簣王便云這是曾子好處既受其簣若不用
之必至取怒季孫故須且將來用大抵今之學者多此
病如學夫子便學他微服過宋君命召不俟駕見南子
與佛肸召之類有多少處不學只學他這箇胡泳
大率為善須自有立今欲為善之人不可謂少言多願浮
議浮議何足恤蓋彼之是非干我何事亦是我此中不
痛切耳若自着緊自痛切亦何暇恤它人之議哉大雅
或言某人好善曰只是徇人情與世浮沉要教人道好又
一種人見如此却欲矯之一味只是說人短長道人不
是全不及已且道我是甚麼人它是如何人全不看他

所為是如何我所為是如何一向只要胡亂說人此二
等人皆是不知本領見歸一偏坐落在窠臼中不能得
出聖賢便不如此謙

因說而今人須是它曉得方可與它說話有般人說與眼
前事尚不曉如何要他知得千百年英雄心事肅
有一朋友輕慢去後因事偶語及之先生曰何不早說得
某與他道坐中應曰不欲說曰他在却不欲說去後却
後面說他越不是端蒙

因論諸人為學曰到學得爭綱爭紀學却反成箇不好底
物事揚曰大率是人小故然又各人合下有箇肚私見
識世間書人無所不有又一切去附會上故皆偏側違

道去先生甚然之揚

門人有與人交訟者先生教責之云欲之甚則昏蔽而忘
義理求之極則爭奪而至怨仇智孫

每夜諸生會集有一長上纔坐定便閑話先生責曰公年
已四十書讀未通纔坐便說別人事夜來諸公閑話至
二更如何如此相聚不迴光反照作自己工夫却要閑
說歎息久之賀孫

有侍坐而困睡者先生責之敬子曰僧家言常常提起此
志令堅強則坐得自直亦不昏困纔一縱肆則嗒然頽
放矣曰固是道家脩養也怕昏困常要直身坐謂之生
腰坐若昏困倒靠則是死腰坐矣因舉小南和尚少年

從師參禪一日偶靠倚而坐其師見之叱曰得憊地無脊梁骨小南悚然自此終身不靠倚坐又舉徐處仁知北京日早晨會僚屬治事訖復穿秉會坐設廳上徐多記覽多說平生履歷州郡利害政事得失及前言徃行終日危坐僚屬甚苦之嘗暑月會坐有秦兵曹者瞌睡徐厲聲叱之起曰某在此說話公却瞌睡豈以某言為不足聽耶未論某是公長官只論鄉曲亦是公夫人行安得如此叫容將掇取秦兵曹坐椅子去問徐後來做宰相却無聲譽曰他只有治郡之才倘有學者每相揖畢輒縮左手袖中先生曰公常常縮着一隻手是如何也似不是舉止模樣義剛

先生讀書屏山書堂一日與諸生同行登臺見草盛命數兵耘草分作四段令各耘一角有一兵逐根拔去耘得甚不多其它所耘處一齊了畢先生見耘未了者問諸生曰諸公看幾箇耘草那箇快諸生言諸兵皆快獨指此一人以為鈍曰不然某看來此卒獨快因細視諸兵所耘處草皆去不盡悉復呼來再耘先生復曰那一兵雖不甚快看它甚子細逐根去今盡雖一時之難却只是一番工夫便了這幾箇又着從頭再用工夫只緣其初欲速苟簡致得費力如此看這處便是學者讀書之法寓

留丞相以書問詩集傳數處先生以書示學者曰他官做

到這地位又年齒之高如此雖在貶所亦不曾閑度日
公等豈可不惜寸陰友仁

先生氣疾作諸生連日皆無問難一夕遣介召入臥內諸
生亦無所請先生怒曰諸公恁地閑坐時是怎生地恁
地便歸去強不消得恁地遠來義剛

大有事用理會在某今只是覺得後面日子短促了精力
有所不逮熱力之所及亦不敢不勉思量着有萬千事
要理會在自是不容已只是覺得後面日子大故催促
人可為慨歎耳

先生言日來多病更無理會處恐必不久於世諸公全靠
某不得源是自去做工夫始得且如看文字須要此心

在上面若心不在上面便是不曾看相似所謂視之
見聽之不聞只是心不在焉耳時舉

先生不出令入臥內相見云某病此番甚重向時見文字
也要議論而今都怕了諸友可各自努力全靠某不得
時舉

講學須要著實向來諸公多見得不明却要做一个單說語
次云目前諸友亦多有識門戶者某旦暮死耳不敢望
大行且得接續三四十年說與後進令知亦好可舉

先生一日腰疼甚時作呻吟聲忽曰人之為學如某腰疼
方是在坐者皆不能問寐久而思之恐是為學工夫意
深矣思接續自然無頃刻之忽忘然後進不已痛楚
在身胡泳雖欲無之而不可得故以開論卒者其警人之意

因言工夫不可間斷曰其
若或時擦或時不擦無緣見效即此便是做工夫之法
正叔退謂文蔚曰擦臂之喻最有味文蔚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二

呂伯恭

因說南軒東萊或云二先生若是班乎壽昌曰不然先生
適聞之遂問如何曰南軒非壽昌所敢知東萊亦不相
識但以文字觀之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
也先生然之壽昌

其嘗謂人之讀書寧失之拙不可失之巧寧失之低不可
失之高伯恭之弊盡在於巧伯羽

伯恭說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子靜使氣好為人師要
人悟云呂太巧杜撰陸
喜同已使氣。閱祖

或問東萊象山之學曰伯恭失之多子靜失之寡柄

或問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曰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為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

伯恭更不教人讀論語方子

伯恭教人看文字也麓有以論語是非問者伯恭曰公不會看文字管他是與非做甚但有益於我者切於我者看之足矣且天下須有一箇是與不是是處便是理不是處便是非理如何不理會得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呂夫舊時性極褊急因病

中讀論語

於此有省後遂如此好廣錄云伯恭言以時

意便躁

怒後讀論語云云某堂

問路德輩曾見東萊說及此否

作光要無不包羅只是樸過都不精詩小序是他看不破

薛常州周禮制度都不能言邵數亦教季通說過一遍

又休了揚

東萊聰明看文理却不子細向嘗與較程易到噬嗑卦和而且治一本治作洽據治字於理為是他硬執要做洽字和已有洽意更下洽字不得緣他先讀史多淳錄作多而所以看麓着眼讀書須是以經為本而後讀史義剛

淳同

李德之問係辭精義編得如何曰編得亦雜只是前輩說話有一二句與係辭相雜者皆載只如觸類而長之前輩曾說此便載入更不暇問是與不是蓋

或問係辭精義曰這文字雖然是裒集得做一處其實於
本文經旨多有難通者如伊川說話與橫渠說話都有
一時意見如此故如此說若用本經文一二句看得亦
自通只要成片看便上不接得前下不帶得後如程先
生說孟子勿忘勿助長只把幾句來說敬後人便將來
說此一章都前後不相通接前不得接後不得若知得
這般處是假借來說敬只恁地看也自見得程先生所
以說之意自與孟子不相背馳若此等處最不可不知
賀孫

言何休為公穀忠臣某嘗戲伯恭為毛鄭之佞臣道夫

子曰伯恭於史分外子細於經却不甚理會

人問他忠恕楊氏侯氏之說孰是他却說公如何任
不會看文字這箇都好不知是如何看來他要說為人
謀而不盡心為忠傷人害物為恕恁地時他方說不是
義剛曰他也是相承那江浙間一種史學故恁地曰史
甚麼學只是見得淺義剛

先生問向見伯恭有何說曰呂丈勸令看史曰他此意便
是不可撓其尋常非特不敢勸學者看史亦不敢勸學
者看經只語孟亦不敢便教他看且令看大學伯恭勸
勸人看左傳遷史令子約諸人擡得司馬遷不知大小
恰比孔子相似必大
伯恭子約宗太史公之學以為非漢儒所及某嘗痛與之

辨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踈略而輕信此二句
最中馬遷之失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
為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
殺竊脂之不穀此語最好其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
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
為宗之類他只說得箇頭勢大下面工夫又皆踈空亦
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乎鼓舞萬物役使
群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踈却引荀子諸說以
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末
却云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為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
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不

得說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
渠此等說以為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為
得聖人為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眾所共知何必馬
遷然遷嘗從董仲舒遊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
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
權謀也用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孔子說伯夷求仁
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
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
為非馬遷為是可惜子約死了此論至死不曾明聖賢
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
不於六經而反取踈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個

問東萊大事記有續春秋之意中間多主史記曰公鄉里
主張史記甚盛其間有不可說處都與他出脫得好好如
貨殖傳便說他有諷諫意之類不知何苦要如此世間
事是還是非還非黑還黑白還白通天通地貫古貫今
決不可易若使孔子之言有未是處也只還他未是如
何硬穿鑿說木之又問左氏傳合如何看曰且看他記
載事迹處至如說道理全不似公穀要知左氏是箇曉
了識利害底人趨炎附勢如載劉子天地之中一段此
是極精粹底至說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便
只說向禍福去了大率左傳只道得禍福利害底說話
於義理上全然理會不洩又祠所載之事實否曰也不

必一一實子升問如載卜妻敬仲與季民生之類是如
何曰看此等處便見得是六卿分晉田氏篡齊以後
書又問此還是當時特故撰出此等言語否曰有此理
其間做得成者如斬蛇之事做不成者如丹書狐鳴之
事看此等書機關熟了少間都壞了心術莊子云有機
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必有機心則純白不備純白不
備者道之所不載也今浙中於此二書極其推尊是理
會不洩因言自孟子後聖學不傳所謂軻之死不洩其
傳如荀卿說得頭緒多了都不純一至楊雄所說底話
又多是莊老之說至韓退之喚做要說道理又一向主
於文詞至柳子厚却反助釋氏之說因言異端之教漢

魏以後只是老莊之說至晉時肇法師釋氏之教始興其初只是說未曾身為至達磨面壁九年其說遂熾之看大事記云其書甚妙考訂得子細大勝詩記此書得自由詩被古說壓了

伯恭解說文字太尖巧渠曾被人說不曉事故作此等文字出來極傷事敬之問大事記所論如何曰如論公孫洪等處亦傷太巧德明

伯恭大事記辨司馬遷班固異同處最好渠一日記一年渠大抵謙退不敢任作書之意故通鑑左傳已載者皆不載其載者皆左傳通鑑所無者耳有大纖巧處如指公孫洪張湯姦狡處皆說得羞愧人伯恭少時被

說不曉事故其論事多指出人之情偽云我亦知此有此意思不好璘

東萊自不合做這大事記他那時自感疾了一日要做一年若不死自漢武至五代只千來年他三年自可了此文字不多云其解題煞有工夫其實他當初作題目却煞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解題只見成檢令諸生寫伯恭病後既免人事應接免出做官若不死大段做得文字續

因說伯恭少儀外傳多瑣碎處曰人之所見不同其只愛看人之大體大節磊磊落落處這般瑣碎便懶看伯恭又愛理會這處其間多引忍恥之說最害義緣他資質

弱與此意有合遂就其中推廣得大想其於忠臣義士死節底事都不愛他亦有詩說張巡許遠那時不應出來

伯恭是箇寬厚底人不知如何做得文字却似箇輕儇底人如省試義大段鬧裝說得堯舜大段脅肩諂笑反不若黃德潤辭雖窘却質實尊重館職策亦說得慢不分曉後面又全無緊要伯恭尋常議論亦緣讀書多肚裏有義理多恰似念得條貫多底人要主張一箇做好時便自有許多道理升之九天之上要主張做不好時亦然

言東萊館職策

策頗法洵談不如便指其事

說自己治道大原意曰伯恭策止緣裏面說大原不

明只自恁地依傍說更不直截指出

孫賀

伯恭文鑑有正編其文理之佳者有其文且如此而眾人以為佳者有其文雖不甚佳而其人賢名微恐其泯沒亦編其一二篇者有文雖不佳而理可取者凡五例先生云已亡一例後來為人所譖令崔大雅敦詩刪定奏議多刪改之如蜀人呂陶有一文論制師服此意甚佳呂止收此一篇崔云陶多少好文何獨收此遂去之更參入他文

先生方讀文鑑而學者至坐定語學者曰伯恭文鑑去取之文若某平時看不熟者也不敢斷他有數般皆其熟

讀底令揀得也無巴鼻如詩好底都不在上面却載那
衰颯底把作好句法又無好句法把作好意思又無好
意思把作勸戒又無勸戒林擇之云他平生不會作詩
曰此等有甚難見處義剛。薄錄云伯恭文鑑去取未足為定論
東萊文鑑編得泛然亦見得近代之文如沈存中律歷一
篇說渾天亦好義剛

伯恭所編奏議皆優柔和緩者亦未為全是今立宗卿作
序者是舊所編後脩文鑑不止乎此更添入
掌語呂文編奏議為臺諫懷挾揚

伯恭祭南軒文都就小狹處說來其文弱

伯恭文集如答項平文書是傳夢泉子淵者如罵曹

之書是陸子靜者其他偽者想又多在璘

伯恭亦嘗看藏經來然甚深不見於言語文字間有些作
術却忍不住放得出來今害人之甚揚

可憐子約一生辛苦讀書只是竟與之說不合今日方接

得他三月間所寄書猶是論寂然不動依舊主他舊說
時子約已死它硬說寂然不動是耳無聞目無見心無思慮

至此方是工夫極至處伊川云要有此理除是死也幾
多分曉某嘗答之云洪範五事貌曰僵言曰啞視曰盲

聽曰聾思曰塞方得還有此理否集至死不曉不知人
如何如此不通用之云釋氏之坐禪入定便是無聞無

見無思無慮曰然它是務使神輕去其體其理又不同

神山則使形神相守釋氏則使形神相離佛家有白骨
觀初想其形從一點精氣始漸漸胞胎孕育生產稚乳
長大壯實衰老病死以致屍骸胖脹枯僵久之化為白
骨既想為白骨則視其身常如白骨所以厭弃脫離而
無留戀之念也此又釋氏之最下者備。以
今日得子約書有見未用之體一句此話却好問未用是
喜怒哀樂未發時那時自覺有箇體段則是如著意要
見他則是已發曰只是識認他士毅。廣錄云近得子
句此語甚好人有是
看得這箇分曉始得
答子約書云目下放過了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
少壯底時日子

子約書有論讀詩及劉壯興字畫一段曰某之語詩
與子約異詩序多附會須當觀詩經渠平日寫書采字
畫難曉昔日劉堯城戒劉壯興謂此人字畫不正必是
心術不明故寫此一段與之子約書又云昨讀左傳劉
康公說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下云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見得古人說道理平實不張皇而著實下手隨貴賤高
卑皆有地位非如後世此之為可而比之為不可人有
所不可為道有所不可行也先生曰此一段議論却好
可學

呂子約死先生曰子約敬齋着許多鶻突道理去矣
先生問呂子約近况如何曰呂丈在鄉里方取其家來骨

肉得團聚不至落寞曰得渠書多說仙郡士交日夕過
從以問學為樂罪大責輕遷客得如此過分矣亦是仙
郡士友好學樂善豈非衡州流風餘韻所及乎嗟嘆久
之又問曰識董茂獻否曰嘗見之亦蒙教誨曰江西士
大夫如茂獻亦難得又言吳伯豐有見識力學不倦祖
道因言伯豐自植立事曰此某知之有未盡不意伯豐
能如此道

伯恭門徒氣宇厭厭四分五裂各自為說久之必至銷歇
子靜則不然精神緊峭其說分明能變化人使人且異
而晡不同其流害未艾也道夫以下門人

安州士友只流從祖宗故事與史傳一邊去其馳外之失

不知病在不曾於論語上加工

浙間學者推尊史記以為先黃老後六經此自是大史談
之學若遷則皆宗孔氏如於夏紀贊用行夏時事於商
紀贊用乘商輅事高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車服黃屋
左纛蓋譏其不用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脉恐誠如是考
得甚好然但以此遂謂遷能學孔子則亦徒能得其皮
殼而已假使漢高祖能行夏時乘商輅亦只是漢高祖
終不可謂之禹湯此等議論恰與歆削卿黨者相及
先生出示荅孫自備書因言陸氏之學雖是偏尚是要去
做箇人若永嘉永康之說大不成學問不知何故如此
他只用動靜間全是這箇本子卒乍改換不得如呂氏

言漢高祖當用夏之忠却不合黃屋左纛不知縱使高祖能用夏時乘商輅亦只是這漢高祖也骨子不曾改變蓋本原處不在此銖

伊川發明道理之後到得今日浙中士君子有一般議論又費力只是云不要矯激遂至於凡事回互揀一般佞風躲箭處立地却笑人慷慨奮發以為必陷矯激之禍此風更不可長如嚴子陵是矯激分明呂伯恭作祠記須要辨其非矯激想見子陵聞之亦自一笑子陵之高節自前漢之末如龔勝諸公不屈於王莽者甚多漢書有傳光武是一箇讀書識道理底人便去尊敬嚴子陵子陵既高蹈遠舉又誰恤是矯激不是矯激在胡文定

父子平生不服人只服范文正公嚴子陵祠記云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直是說得好其議論什麼正大往時李太白作來州學記說崇詩書尚節義文字雖麗其說振厲使人讀之森然可以激懦夫之氣近日浙中文字雖細膩只是一般回互無奮發底意思此風漸不好其意本是要懲艾昔人矯激之過其弊至此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蓋狂士雖不得中猶以奮發可與有為若一向委靡濟甚事又說固是矯激者非只是不做矯激底心亦是私意大凡只看道理合做與不合耳如合做豈可避矯激之名而不為璘

鄭子上問昨日所說浙中士君子多要回互以避矯激之名莫學顏子之渾厚否曰渾厚自是渾厚今浙中人只學一般回互底心意不是渾厚渾厚是可做便做不計利害之謂今浙中人却是計利害大甚做成回互耳其弊至於可以得利者無不為如陳仲弓送宦者葬所謂有仲弓之志則可無仲弓之志則不可因說東漢事勢士君子欲全身遠害則有不仕而已若出仕遇官官縱橫如何畏禍不與他理會得若未免仕只得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若既要為大官又要避禍無此理璘問前蒙賜書中有近日浙中學者多靠一邊如何曰往往文義者只守文義淪虛靜者更不讀書又有陳同父

一輩說又必求異者某近到浙中學者却別滯文義者亦少只沈晦叔一等皆問着不言不語說着文義又却作怪箇

近日浙中一項議論盡是白空撰出覺全捉摸不着恰如自家不曾有基地却要起甚樓臺就上面添一層又添一層只是道新奇好看其實全不濟事又云空撰出許多說話如捏眼生花

叔度與伯恭為同年進士年又長自視其學非伯恭比即俯首執子弟禮而師事之略無難色亦今世之兩無耳

叔度應童子進士詞科然竟以不能隨世悅仰不肯一日

置其身於仕路也道夫
自叔度以正率其家而子弟無一人敢為非義者道夫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三

陳君舉陳同父集
正則附

先生問德粹去年何處作者嘗對以永嘉問曾見君舉否
曰見之曰說甚話曰說洪範及左傳曰洪範如何說曰
君舉以為讀洪範方知孟子之道性善如前言五行五
事則各言其德性而未言其失及過於皇極則方辨其
失曰不然且各還他題目一則五行二則五事三則八
政四則五紀五則皇極至其後庶徵五福六極乃權衡
聖道而著其驗耳又問春秋如何說滕云君舉云世人
疑左丘明好惡不與聖人同謂其所載事多與經異此
則有說且如晉先蔑奔人但謂先蔑奔秦耳此乃先蔑

立嗣不定故書奔以示貶曰是何言語先蔑實是奔秦如何不書奔且書奔秦謂之示貶不書奔則此事自不見何以為褒昨說與吾友所謂專於博上求之不及於約乃謂此耳是乃於穿鑿上益加穿鑿疑誤後學可學因問在氏識見如何曰在氏乃一箇趨利避害之人要置身於穩地而不識道理於夫倫處皆錯觀其議論往往皆如此且大學論所止便只說君臣父子五件在氏豈知此如云周鄭交質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正如田客論主而責其不請喫茶使孔子論此肯如此否尚可謂其好惡同聖人哉又如論宋宣公事曰宋宣公可

學曰此一事公羊議論却好曰公羊乃儒者之言可學又問林黃中亦主張在氏如何曰林黃中却會占便宜本以疎脫多在君子曰渠却把此殃苦劉歆昔呂伯恭亦多勸學者讀左傳嘗語之云論孟聖賢之言不使學讀反使讀左傳伯恭曰讀論孟使學者易向外走因語之云論孟却向外走左氏却不向外走讀論孟且先正人之見識以參他書無所不可此書自傳惠公元妃孟子起便沒理會大抵春秋自是難看令人說春秋有九分九釐不是何以知聖人之意是如此平日學者問春秋且以胡文定傳語之學可陳君舉得書云更望以雅頌之意消鑠群慝章句訓詁付

卷一百一十三
之諸生問他如何是雅頌之音今只有雅頌之辭在更
沒理會又去那裏討雅頌之音便都只是瞞人又謂某
前番不合與林黃中陸子靜諸人辨以為相與詰難竟
無深益蓋刻畫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不
知更何如方是深益若孟子之闢楊墨也只得恁地關
他說刻畫太精便只是某不合說得太分曉不似他只
恁地含糊他是理會不得被衆人擁從又不肯道我不
識又不得不說說又不識所以不肯索性開口道這箇
是甚物事又只恁鶻突了子靜雖占姦不說然他見得
成箇物事說話間便自然有箇痕跡可見只是人理會
他底不得故見不得然亦易見子靜只是人未從他使

不說及鈎致得來便直是說方始與你理會至如君舉
胸中有一部周禮都撐腸拄肚頓着不得如遊古山詩
又何消說着他是他稍理會得便自要說又說得不着
如東坡子由見得箇道理更不成道理又却便開心見
膽說教人理會得又曰他那得似子靜子靜却是見得
箇道理却成一部禪他和禪識不淨賀孫

金溪之學雖偏然其初猶是自說其私路上事不曾侵過
官路來後來於不知底亦要彊說便說出無限亂道前
輩如歐公諸人為文皆善用其所長凡所短處更不拈
出來說所以不見踈脫今永嘉又自說一種學問更沒
頭沒尾又不及金溪大抵只說一截話終不說破是箇

甚麼然皆以道藝先覺自處以此傳授君舉到湘中一
叔收盡南軒門人胡季隨亦從之問學某向見季隨固
知其不能自立其胸中自空空無主人所以纔聞他人
之說便動季隨在湖南頗自尊大諸人亦多宗之凡有
議論季隨便為之判斷孰是孰非此正猶張天師不問
長少賢否只是世襲做大正淳曰湖南之從南軒者甚
衆且又何故都無一箇得其學曰欽夫言自有弊諸公
只去學他說話凡說道理先大拍下然欽夫後面却自
有說諸公却只學得那大拍頭必大
因說鄉里諸賢文字以為皆不免有藏頭亢腦底意思有
者來問便當直說與之在我不可不說若其人半間

不界與其人本無求益之意故意來磨難則不宜說以
此說儘無害我畢竟說從古聖賢已行底道理不是為
姦為盜怕說與人不知我說出便有甚罪過諸賢所見
皆如此祇緣怕人譏笑遂以此為戒便藏頭不說某與
林黃中爭辨一事至今亦只是說不以為悔夫道若大
路然何掩蔽之有打空說及某人鄉里皆推其有所見
其與朋友書言學不至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處則學
為無用先生曰近來人自要向高說一等話要知初學
及此是為躡等詩人這句自是形容文王聖德不可及
處聖人教人何嘗不由知由識入來寓

或曰永嘉諸公多喜文中子曰然只是小宅自知定學做

孔子不得了才見箇小家活子便悅而趨之譬如泰山之高它不敢登見箇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個

因說永嘉之學曰張子韶學問雖不是然他却做得來高不似今人卑污又曰上蔡多說知覺自上蔡一變而為

張子韶學蒙

古人紀綱天下凡措置許多事都是心法從這裏流出是
多少正大今若去逐些子搜抉出來評議恐不得凡看
文字也須待自有忽然湊合見得異同處若先去逐些
安排比並便不是因問君舉說漢唐好處與三代暗合
是如何曹曰亦只是事上看如漢初待群臣不專執其
在略堂陛之嚴不恁地操切如財散於天下之類曰這

也自是事勢到這裏見得秦時君臣之勢如此間隔之
漢初待宰相如此然而蕭何是少少功勞幾年宰相一
旦繫獄這喚做操切不操切又如周勃終身有功後未
也下獄對問又如賈誼書中所說是如何財用那時自
寬饒不得不散在郡縣且如今要散在郡縣得也不
得上面又不儲蓄財賦開在那裏只是每年合天下之
所入不足以供一年之用一月之入不足以供一月之
用逐時挨展將去將漢初來看要散之郡縣得否這只
是開說第一項最是養許多坐食之兵其費最廣州郡
自是州郡底如許多大軍見如何區處無祖宗天下之
半而有祖宗所無之兵如州郡兵還養在何用若留心

太守又會去教他攀些弓射些弩教他做許多模樣也
只是不忍將許多錢糧白與他到有廝殺時你道他與
你去廝殺否只是徒然問君舉曾要如何措置曰常常
憂此但措置亦未曾說出問看唐事如何曰聞之陳先
生說唐初好處也是將三省推出在外這却從魏晉時
自有裏面一項唐初却盡屬之外要成一體如唐經福
變後便都有諸王出來克復如肅宗事及代宗後未雖
是郭子儀也有箇主出來曰三省在外怕自隨時已如
此只唐時併屬之宰相諸王克復代宗事只是郭子儀
怕別無諸王唐官看他六典將前代許多官一齊盡置
得偏官如何不冗今只看漢初時官如何到得元成間

如何又看東漢初如何到東漢末時如何到三國
以後如何只管添只管雜賀孫

器遠言鄉間諸先生所以要教人就事上理會教看寶錄
是向時諸公多是清談終於敗事曰便是而今自恁地
說某尚及見前輩都不曾有這話是三十年前如此不
曾將這箇分作兩事如所謂推倒牆撞倒壁如此麗話
那時都恁地麗却有好處南渡時有許多人出來做得
事經變故後將許多人都摧折了到而今却是氣卑弱
了凡事都無些子正大只是細巧曰陳先生要人執事
上理會教實之意蓋怕下稍用處不足如司馬公居落
六任只理會得箇通鑑到元祐出來做事却有盡處

所以激後來之禍如今須先要較量教盡曰便是如今
都要恁地說話如溫公所做今只論是與不是合當做
與不合當做如何說他激得後禍這是全把利害去說
溫公固是有從初講究未盡處也是此小事如役法變
得未盡只是東南不便他西北自便之那時節已自極
了只得如此做若不得溫公如此做更自有一場出醜
今只將紙上語去看便道溫公做得過當子細看那時
節若非溫公如何做溫公是甚氣勢天下人心甚麼樣
感動溫公直有旋軋轉坤之功溫公此心可以質天地
通幽明豈容易及後來呂微仲范堯夫用調停之說兼
用小人更無分別所以成後日之禍令人却不歸咎於

調停反歸咎於元祐之政若真是見得君子小人不可
雜處如何要委曲遮護得蔡確也是卒急難去也是猶
他置獄傾一從官得從官置獄傾一參政得參政置獄
傾一宰相得宰相看溫公那時已失自委曲了如王安石
罪既已明白後既加罪於蔡確之徒論來安石是罪之
魁却於其死又加大傳及贈禮皆備想當時也道要委
曲周旋他如今看來這般却煞不好要好便合當顯白
其罪使人知得是非邪正所謂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須
是明顯其不是之狀若更加旌賞却惹得後來許多群
小不服今又都沒理會怕道要做朋黨那邊用幾人這
邊用幾人不問是非不別邪正下稍還要如何某看來

天下事須先論其大處如分別是非邪正君子小人端的是如何了方好於中間酌量輕重淺深施用賀孫器遠言陳文大意說格君且令於事上轉移他心下歸於正如蕭何事漢令散財於外可以去其侈心成其愛民之心說地齊宣帝云云曰欲事君者豈可以此為法自元魏以下至北齊最為無綱紀法度自家却以為事君法賀孫

永嘉看文字大字平白處都不看偏要去注疏小字中尋節目以為博只如帝玄成傳廟議集自不理會得却引周禮守桃掌守先王先公之廟桃注去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遂謂周后稷

別廟殊不知太祖與三昭三穆皆各自為廟豈獨以別廟又云后稷不為太祖甚可怪也闕祖

李通及敬之皆云永嘉貌敬甚至及真宮祠乃繳之云朱某素來迂濶臣所不取但陛下進退人才不當如此以周先生先生云不曾見此文字怎見得闕祖

德齊問陳君舉福州事曰無此只是過當作一添碎兩一州之事皆欲為之益之初九曰利用為大作元吉無咎象曰下不厚事也初九欲為九回作事在下本不當處厚事以為上之所任故為之而致元吉乃為之又不不然不惟已不安而亦累於上瑛錄云初九上為四所任而所作不盡善未免有咎也故孔子釋之曰下不厚事也蓋在下之人不當重事若在下之人為在上之人作事

未能盡善 向編近思錄說與伯恭此一段非常有不必
自應有咎 入伯恭云既云非常有則有時而有豈可不書以為戒
及後思之果然 學可少異
陳同父縱橫之才伯恭不直治之多為諷說反被他玩揚
。陳同父

說同父因謂呂伯恭烏得為無罪恁地橫論却不與他剖
說打教破却和他都自被包裹在裏令來伯恭門人却
亦有為同父之說者二家打成一片可怪君舉只道其
不合與說只是他見不破天下事不是是便是非直截
兩邊去如何恁地含糊鶻突某鄉來與說許多豈是要
眼前好看青天白日在這裏而令人雖不見信後世也

須有人看得此說也須回轉得幾人又嘆息久之云
有一等自恁地高出聖人之上等自恁他隔身汗濁
要擔頭出不得孫

同父才高氣粗故文字不明瑩要之自是心地不清和也
道

先生說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處陳同父一
生被史壞了直卿亦言東萊教學者看史亦被史壞沫
陳同父祭東萊文云在天下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
變之難明先生曰若如此則鷄鳴狗盜皆不可無因舉
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
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又云同父在利欲膠漆

盆中

祖閱

鄭厚藝圃折衷當時以為邪說然尚自占取地步但不知
權其說之行猶使人知君臣之義如陳同父議論却乖
乃不知正曹丕既篡乃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乃以
已而窺聖人謂舜禹亦只是慕而文之以揖遜爾同父
亦是於漢唐事迹上尋討箇仁義出來便以為此即王
者事何異於此必

因言陳同父讀書譬如人看劫盜公案看了須要斷得他
罪及防備禁制他教做不得它却不要斷他罪及防備
禁制他只要理會得許多做劫盜底道理待學他做廣
或謂同父口說皇王帝霸之略而一身不能自保先生曰

這只是見不破只說箇是與不是便了若做不是待
依阿苟免以保其身此何足道若做得是便是委命於
身也是合當做底事孫

陳同父學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談王伯不說
蕭何張良只說王猛不說孔孟只說文中子可畏可畏

學可

陸子靜分明是禪但却成一箇行戶尚有箇揚處如葉正
則說則只是要教人都曉不得嘗得一書來言世間有
一般魁偉底道理自不亂於三綱五常既說不亂三綱
五常又說別是箇魁偉底道理却是箇甚麼物事也是
亂道他不說破只是籠統恁地說以謾人及人理會得

不卷一百二十三

來都無効驗時他又說你是未曉到這裏他自也曉不
得他之說最誤人世間獸人都被他瞞不自知義剛則

葉正則說話只是杜撰看他進卷可見大略泳

葉進卷待遇集毀板亦毀得是淳

葉正則作文論事全不知此着實利害只虛論因及許多

云云又見一文論社倉事戴少望尚有此實說然不是

如此葉則都是閑說振

見或人所作講義不知如何如此聖人見成言語明明白

白人尚曉不得如何須要立一文字令深於聖賢之言

如何教人曉得戴少望比見其湖南說話却平正只為

說得太容易了兼未免有意於弄文賀孫

江西之學只是禪浙學却專是功利禪學後來學者摸索

一上無可摸索自會轉去若功利則學者習之便可見

效此意甚可憂

語類卷一百二十三終

卷一百二十三

金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四

陸氏

性質

陸子美

精神

子靜若海

問陸梭山同異辨曰若本有却如何掃蕩得若本無却如

何建立得他以佛氏亦曉得理如既曉得理後却將一

箇空底物事來口頭說時佛不到今日了他自見得一

箇道理只是空又曰佛也只是理會這箇性吾儒也只

理會這箇性只是他不認許多帶來底節

陸子壽自撫來信訪先生於鈇山觀音寺子壽每談事必

以論語為證如曰聖人教人居處恭執事敬又曰子所

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

汎愛衆而親仁此等皆教人就實處行何嘗高也先生
曰某舊間持論亦好高近來漸漸移近下漸漸覺實也
如孟子却是將他到底已教人如言存心養性知性知
天有其說矣是他自知得餘人未到他田地如何知得
他滋味卒欲行之亦未有入頭處若論語却是聖人教
人存心養性知性知天實涵養處便見得便行得也
陸子壽看先生解中庸莫顯乎微云幾微細事也因歎美
其說之善曰前後說者連莫見乎隱一袞說了更不見
切體處今如此分別却是使人有點檢處九齡自覺力
弱尋常非禮念慮因能常常警策不使萌於心然志力
終不免有怠時此殆所謂幾微處須點檢也先生曰固

然雅

問曾見陸子壽志道據德說否曰未也其說如何曰大槩

亦好

因說陸子靜謂江南未有人如他八字着脚

叔器問象山師承曰它們天資也高不知師誰然也不問

師傳學者多是就氣稟上做便解偏了

符舜功問陸子靜君子喻於義口義曰子靜只是拘伊川

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子靜必要云好後方喻看來人

之於義利喻而好也多若全不曉又安能好然好之則

喻矣畢竟伊川說占得多

因說陸先生每對人說有子非後學急務以其說不合有

多節目不直截某因謂是比聖人言語較緊且如孝弟
之人豈解犯上又更作亂曰人之品不同亦自有孝弟
之人解犯上者自古亦有作亂者聖賢言語寬平不消
如此急迫看振

問象山言本立而道生多却而字曰聖賢言語一步是一
步近來一種議論只是跳躑初則兩三步做一步甚則
十數步作一步又甚則千百步作一步所以學之者皆

顛狂方子

先生問賀孫再看論語前面見得意思如何曰初看有未
通處今看得通如孝弟為仁之本一章初看未甚透今
却看得分曉先生曰如此等說話惟象山都不看凡是

說弟子之言便以為不是而不足看其無細心看聖賢
文字如此凡說未得處便將箇硬說闢倒了不消看後
生纔入其門便學得許多不好處便悖慢無禮便說亂
道更無禮律只學得那許多凶暴可畏可畏不知如何
學他許多不好恁地快賀孫又問孝弟為仁之本集注
云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此字亦只指孝悌先生
曰覺此句亦欠本立字賀孫云上文已說孝弟乃是行
仁之本先生曰此段若無程先生說終無人理會得透
看揚謝諸說如何是理會得謝說更重孝弟非仁乃近
仁也不知孝弟非仁孝弟是甚麼物事孝弟便是仁非
孝弟外别有仁非仁外别有孝弟如諸公說將體用

齊都沒理會了孫

有自象山來者先生問子靜多說甚話曰恰如時文相似只連片滾將去曰所說者何曰他只說天地之性人為貴人為萬物之靈人所以貴與靈者只是這心其說雖詳多只恁滾去先生曰信如斯言雖聖賢復生與人說也只得恁地自是諸公以時文之心觀之故見得它箇是時文也便若時文中說得恁地便是聖賢之言也公也須自友豈可放過夫道

陸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舉似經語不可謂不是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脩為存養此却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回鄉但與說云你自有田有

屋大段快樂何不便回去那人既無資送如何便回十得又如脾胃傷弱不能飲食之人却硬要將飯將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喫得與喫不得若是一頓便理會得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用學大抵子思說率性孟子說存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不曾說只說孝弟忠信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結

至之問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先生云陸子靜不着言語其學正似告子故常諱這些子至之云陸常云人不惟不知孟子高處也不知告子高處先生語陸云誠說看陸只鶻突說過先生因語諸生云陸子靜說告子也

高也是他尚不及告子告子將心硬制得不動陸遇事未必皆能不動植

子靜常言顏子悟道後於仲弓又曰易繫決非夫子作又

曰孟子無奈告子何陳正已錄以示人先生申言曰正

也也再道

江西士風好為奇論恥與人同每立異以求勝如陸子靜

說告子論性強孟子又說荀子性惡之論甚好使人警

發有縝密之功昔荆公參政曰作兵論藁壓之硯下劉

賁父謁見值客徑坐於書院竊取視之可學錄云皆記

既而以未相見而坐書院為非遂出就客次及相見荆

公問近作賁父近以作兵論對乃竊荆公之意而易其

文以誦之可學錄云荆公出論兵賁父荆公退碎其硯

下之藁以為所論同於人也可學錄作焚之皆是江西

之風如此可學錄略

金溪說充塞仁義其意之所指似別有一般仁義非若尋

常他人所言者也必大

陸子靜學者欲執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不知如何執得那

事來面前只得應他當喜便喜當怒便怒如何執得蔽

陸子靜說只是一心一邊屬人心一邊屬道心那時尚說

得好在節

先生謂祖道曰陸子靜答賢書說箇簡易字却說錯了乾

以易知坤以簡能是甚意思如何只容易說過了乾之

體健而不息行而不難故易坤則順其理而不為故簡
不是容易苟簡也祖道

其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為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
意見不可無子靜說此是閑議論某曰閑議論不可議
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論先生又曰大學不曾說無意
而說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物去擇乎中庸將何物去察
通言論語無意只是要無私意若是正意則不可無先
生又曰他之無意見則是不理會理只是胡撞將去若
無意見成甚麼人在這裏節

或問陸子靜每見學者才有說話不曰此只是議論即曰
此只是意見果如是則議論意見皆可廢乎曰既不尚
議論則是默然無言而已既不自貴意見則是寂然無
而已聖門問學不應如此若曰偏議論私意見則可去
不當槩以議論意見為可去也柄

有一學者云學者須是除意見陸子靜說顏子克己之學
非如常人克去一切忿欲利害之私蓋欲於意念所起
處將來克去先生痛加誚責以為此三字誤天下學者
自堯舜相傳至歷代聖賢書冊上並無此三字某謂除
去不好底意見則才若好底意見須是存番如飢之思
食渴之思飲合做底事思量去做皆意見也聖賢之學
如一條大路其次第分明緣有除意見橫在心裏便更
不在做如日間所行之事想見只是不得已去做才做

便要忘了生怕有意見所以自視霄漢悠悠過日下梢
只成得箇狂妄令只理會除意見安知除意見之心又
非所謂意見乎傑人

陸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類別自有
箇克處又却不肯說破某嘗代之下語云不過是要言
語道斷心行路絕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
不可不戒廣

因看金溪與胡季隨書中說顏子克己處曰看此兩行議
論其宗旨是禪尤分曉此乃捉着真賊正賊惜方見之
不及與之痛辯其說以忿欲等皆未是己私而思索講
習却是大病乃所當克治者如禪家乾屎橛等語其上

意義又不得別思義理將此心都禁遏定久久忽
自有明快處方謂之得此之謂失其本心故下梢忿欲
紛起恣意猖獗如劉淳叟輩所為皆彼自謂不妨者也
果老在徑山僧徒苦其使性氣沒頭腦甚惡之又戀着
他禪嘗有一僧云好捉倒剎去衣服尋看他禪是在左
脅下是在右脅下待尋得見了好與奪下却趕將出門
去果老所喜皆是粗疎底人如張子韶唐立夫諸公是
也汪聖錫呂居仁輩稍謹愿痛被他薄賤汪文為人淳
厚趕張子韶輩不得又有許多記問經史典故又自有
許多鶻突學問義理又戀着鶻突底禪群疑塞胸都沒
分曉不自反躬窮究只管上求下告問他討禪被他恣

意相薄注文寧謂某云某老禪學實自有好處某問之
 曰侍即曾究見其好處否又却云不曾今金溪學問真
 正是禪欽夫伯恭緣不曾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只某
 便識得他試將楞嚴圓覺之類一觀亦可粗見大意釋
 氏之學大抵謂若識得透應千罪惡即都無了然則此
 一種學在世上乃亂臣賊子之三窟耳王履道做盡無
 限過惡遷謫廣中刻地在彼說禪非細此正謂其所為
 過惡皆不礙其禪學爾必大
 辨功云陸子靜不喜人說性曰怕只是自理會不曾分曉
 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做一截截斷了然
 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璘

聖賢教人有定本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是也其人
 資質剛柔敏鈍不可一槩論其教則不場禪家教更無
 定今日說有定明日又說無定陸子靜似之聖賢之教
 無內外本末上下今子靜却要理會內不管外面却無
 此理硬要轉聖賢之說為他說寧若爾說且作爾說不
 可固聖賢亦如此公謹
 陸子靜云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陳正已力排其說
 曰子靜之說無定常要云今日之說自如此明日之說
 自不如此大抵他只要拗才見人說省察他便反而言
 之謂須是涵養若有人向他說涵養他又言須是省察
 以勝之自渠好為訶佛罵祖之說致令其門人以夫子

之道反害夫子

璘

吾儒頭項多思量著得人頭痺似陸子靜樣不立文字也是省事只是那書也不是分外底物事都是說我這道理從頭理會過更好

個

汪長孺說江西所說主靜看其語是要不消主這靜只我

這裏動也靜靜也靜先生曰若如其言天自春了夏夏

了秋秋了冬自然如此也不須要輔相裁成始得

孫賀

江西之學無了惻隱辭遜之心但有羞惡之心然不羞其所當羞不惡其所當惡有是非之心然是其所非非其所是

方子

說象山說得如此待應事都應不是曰可知是他

所學所說盡是杜撰都不依見成格法他應事也只是

杜撰如何得合道理

孫賀

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一時被它聳動底亦便清

明只是虛更無底簞思而不學則殆正謂無底簞便危

殆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階梯而進不

患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銳然其退亦速纔到退時

便如墜千仞之淵

苗

頃有一朋友作書與陸子靜言立之學蕩而無所執陸復

書言蕩本是好語君子坦蕩蕩堯蕩蕩無能名詩云蕩

蕩上帝書云王道蕩蕩皆以蕩為善豈可以為不善邪

其怪如此

個

向見陸子靜與王順伯論儒釋某嘗竊笑之儒釋之分只爭虛實而已如老氏亦謂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所謂物精亦是虛吾道雖有寂然不動然其中粲然者存事事有節

先生問人傑別後見陸象山如何曰在都下相處一月議論間多不合因舉戊戌春所聞於象山者多是分別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兩句曰彼之病處正在此其說集義却是義襲彼之意蓋謂學者須是自得於己不為文義牽制方是集義若以此為義從而行之乃是求之於外是義襲而取之也故其弊自以為是自以為高而視先儒之說皆與己不合至如與王順伯書論釋氏義

利公私皆說不着蓋釋氏之言見性只是虛見儒者之言性止是仁義禮智皆是實事今專以義利公私斷之

宜順伯不以為然也人傑苗錄詳

問正淳陸氏之說如何曰癸卯相見某於其言不無疑信相半曰信是信甚處疑是疑甚處曰信其論學疑其訶詆古人曰須是當面與它隨其說上討箇分曉若一時不曾分曉得乃欲續後於書問間議論只是說得皮外它亦只是皮外答來越不分曉若是它論學處是則其它說話皆是便攻訶古人今人亦無有不是處若是它訶詆得古人不是便是它說得學亦不是向來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

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如此却是吾儒與釋氏同一箇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被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又曰它尋常要說集義所生者其徒包敏道至說成襲義而取却不說義襲而取之它說如何正淳曰它說須是實得如義襲只是強探力取曰謂如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有不同或有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別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為是而行之是亦內也人心所見不同聖人方見得盡今陸氏只是要自渠心裏見得底方謂之內若別人說底一句也不是才自別人說出便指為義外如此乃是告子之說如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困而

知之安而行之與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及其知之行之則一也豈可一一須待自我心而出方謂之內所以措文義而求之者皆不為內故自家才見得如此便一向執着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底是其病痛只在此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坊皆廢又只管埋會一貫理會一旦如一貫只是萬理一貫無內外本末隱顯精粗皆一以貫之此政同歸殊塗百慮一致無所不備今却不教人恁地理會却只尋箇一不知去那裏討頭處正淳與金溪往復書云先生看氏皆空之十有曰學所以貴於講書是要入細理會今陸氏只管說一貫夫一貫云者是舉萬殊而一貫之小大精粗隱顯本末皆在其中若都廢置不講却一貫之甚麼學要大綱涵養子細講論嘗與金溪辨義外之說

其謂事之合如此者雖是在外然於吾心以為合如此
而行便是內也且如人有性實魯鈍或一時鬼不到因
他人說出來見得為是從而行之亦內也全溪以謂此
乃告子之見有淚自得於己者方是若以他人之說為
義而行之是求之於外也遂於事當如此處亦不如此
不知此乃告子之見於外也遂於事當如此處亦不如此
一不要讀書讀書目是見耳必大又言其學在踐履之說曰此言
雖是然他意只是必大又言其學在踐履之說曰此言
要踐履他之說耳

禪學熾則佛氏之說大壞緣他本來是大段著工夫收拾
這心性今禪說只恁地容易做去佛法固是本不見大
底道理只就他本法中是大段細密今禪說只一向龐
暴陸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
雜把許多龐惡底氣都把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
做將去向在欽山得他書云看見佛之所以與儒異者

止是他底全是利吾儒止是全在義某答他云公亦只
見得第二着看他意只說儒者絕斷得許多利欲便是
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這氣
稟不好今才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
了只道這是胃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
雜在裏一齊衮將公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
許多龐暴底意思可以其徒都是這樣才說得幾句便
無大無小無父無兄只我胃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着
得些工夫看來這錯處只在不知有氣稟之性又曰論
性不論氣不備孟子不說到氣一截所以說萬千與告
子幾箇然終不待他分曉告子以後如荀揚之徒皆是

把氣做性說了

孫賀

迎而距之

謂陸氏不窮理。方子

子靜應無所住以生其心

祖閑

子靜尋常與吾人說話會避得箇禪字及與其徒却只說

禪

自脩

吳仁父說及陸氏之學曰只是禪初間猶自以吾儒之說

盡覆如今一向說得熾不復遮護了渠自說有見於理

到得做處一向任私意做去全不睹是人同之則喜異

之則怒至任喜怒胡亂便打人罵人後生纔登其門便

學得不遜無禮出來極可畏世道衰微千變百恠如此

可畏可畏

木之

子靜之學自是胸中無柰許多禪何看是甚文字不過

假借以說其胸中所見者耳據其所見本不須聖人文字

字得他却須要以聖人文字說者此正如販鹽者上面

須得數片煮魚遮蓋方過得關津不被人捉了耳

先生嘗說陸子靜揚敬仲自是十分好人只似患淨潔病

底又論說道理恰似閩中販私鹽底下面是私鹽上面

以煮魚蓋之使人不覺蓋謂其本是禪學却以吾儒說

話遮掩

過

為學若不靠實便如釋老談空又却不如他說得索性又

曰近來諸處學者談空浩瀚可畏可畏引得一輩江西

士人都顛了

浩

陸子靜好令人讀介甫萬言書以為渠此時未有異說不
曉子靜之意

因言讀書之法曰一句有一句道理窮得一句便得這一
句道理讀書須是曉得文義了便思量聖賢意指是如
何要將作何用因坐中有江西士人問為學曰公門都
被陸子靜誤教莫要讀書誤公一生使公到今已老此
心依然如村愚柏盲無知之人撞牆撞壁無所知識
使得這心飛揚跳躑渺渺茫茫都無所主若涉大水浩
無津涯少間便會失心去何故下此一等只會失心別
無合殺也傅子淵便是如此子淵後以豈有學聖人之
道臨了却反有失心者是甚道理吁誤人誤人可悲可

痛分明是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悟今教公之
只討聖賢之書逐日逐段分明理會且降伏其心遜志
以求之理會得一句便一句理明理會得一段便一段
義明積累久之漸漸曉得近地有朋友便與近地朋友
商量近地無朋友便遠求師友商量莫要閑過日子在
此住得旬日便做旬日工夫公看此間諸公每日做工
夫都是逐段逐句理會如此久之須漸見些道理公今
只是道聽塗說只要說得待若聖賢之道只是說得贏
何消做工夫只半日便說盡了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
理會甚事公今莫問陸刪定如何只認問取自己便了
陸刪定還替得公麼陸刪定他也須讀書來只是公那

時見他不讀書便說他不讀書他若不讀書如何做得
許多人先生呼誤人誤人又曰從陸子靜者不問如何
箇箇學得不遜只纔從他門前過便學得悖慢無禮無
長少之節可畏可畏個

象山死先生率門人往寺中哭之既罷良久曰可惜死了

告子

此說得之
文卿○沫

因論南軒欲曾節夫往見陸先生作書令去看陸如何有
何說備寄來先生曰只須直說如此則便謂教我去看
如何便不能有益了揚

因問陸子靜云這箇只爭些子才差了便如此他只是差
過去了更有一項却是不及若使過底拘轉來却好不

及底趨向上去却好只緣他纔高了便不肯下纔不及
了便不肯向上過底便道只是就過裏面求箇中不及
底也道只就不及裏面求箇中初間只差了些子所謂
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又曰如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孟
子便說道隘與不恭君子不由如孔子說逸民伯夷叔
齊這已是甚好了孔子自便道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
可又曰某看近日學問高者便說做天地之外去卑者
便只管陷溺高者必入於佛老卑者必入於管商寔是
如此定是如此孫賀

曹叔遠問陸子靜教人合下便是如何曰如何便是公看
經書中還有此樣語否若云便是夫子當初引帶三千

弟子日日說來說去則甚何不云你都是了各自去休也須是做工夫始得又問或有性識明底合下便是後如何曰須是有那地位方得如舜與木石俱與鹿豕遊及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須是有此地位方得如堯舜之道孝悌不成說才孝悌便是堯舜須是誦堯言行堯行真箇能徐行後長方是堯舜問陸象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曾有此等語無聖人教人皆從平實地上做去所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須是先克去己私方得孟子雖云人皆可以為堯舜也須是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方得聖人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告樊遲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告子張以言忠信行篤敬這箇是說甚底話又平時告弟子也須道是學而時習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豈曾說箇當下便是底語大抵今之為學者有二病一種只當下便是底一種便是如公平日所習底却是這中間一條路不曾有人行得而今人既不能知但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聖賢之言分分曉曉八字打開無此子回互隱伏說話卓或問陸象山太要說當下便是與聖人不同處是那裏曰聖人有這般說話否聖人不曾恁地說聖人只說克己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今截斷克己復禮一段便道只恁地便了不知聖人當年領三千來人積年

累歲是理會甚麼何故不說道才見得便教他歸去自理會便了子靜如今也有許多人來從學亦自長久相聚還理會箇甚麼何故不教他自歸去理會只消恁地便了且如說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似易湏是做得堯許多工夫方到得堯湏是做得舜許多工夫方到得舜天曰某看來如今說話只有兩樣自淮以北不可得而知自淮以南不出此兩者如說高底便如當下便是之說世間事事都不管這箇本是專要成已而不要去成物少間只見得上面許多道理切身要緊去處不曾理會而終亦不是以成已如那一項却去許多零零碎碎上理會事事要曉得這箇本是要成物而不及於成已

少間只見得下面許多羅羅嘈嘈自家自無箇本領自無箇頭腦了後去更不知得那箇直是是那箇直是非都恁地鶻鶻突突終於亦不足以成物這是兩項如此真正一條大路却都無人識這箇只逐一次第行將去那一箇只是過那一箇只是不及到得聖人大道只是箇中然如今人說那中也都說錯了只說道恁地含含胡胡同流合汙便喚做中這箇中本無他只是平日應事接物之間每事理會教盡教恰好無一毫過不及之意

孫賀

陸子靜之學只管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物事上面着不得一箇字只是人被私欲遮了若識得一箇心了莫法

添出更都無許多事他却是實見得箇道理恁地所以
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又曰如東萊便是如何
云云不似他見得恁地直拔後偉下梢東萊學者一人
自執一說更無一人守其師說亦不知其師緊要處是
在那裏都只恁地衰弱不起了其害小他學者是見得
箇物事便都恁底胡叫胡說實是卒動他不得一齊恁
地無大無小便是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若我見得我父
不見得便是父不似我兄不見得便是兄不似我更無
大小其害甚大不待至後世即今便是又曰南軒初年
說却有些似他如嶽麓書記記却只恁地說如愛牛如
赤子入井這箇便是真心若理會得這箇心了都无事

後來說却不如子靜却雜些禪又有術數或說或不
說南軒却平直恁地說却逢人便說又曰浙中之學一
種只說道理底又不似他實見得若不識又不肯道我
不識便含胡鶻突遮蓋在這裏又因說人之喜怒憂懼
皆是人所不能無者只是差些便不正所以學者便要
於此處理會去其惡而全其善今他只說一箇心便都
道是了如何得雖曾子顏子是着多少氣力方始庶幾
其萬一又曰孟子更說甚性善與浩然之氣孔子便全
不說便是怕人有走作只教人克己復禮到克盡己私
復還天理處自是實見得這箇道理便是貼實底聖賢
他只是恁地了便是聖賢然無這般顛狂底聖賢聖人

說克已復禮便是真實下工夫一日克已復禮施之於
一家則一家歸其仁施之一鄉則一鄉歸其仁施之天
下則天下歸其仁是真實從手頭過如飲酒必醉食飯
必飽他們便說一日悟得克已復禮想見天下歸其仁
便是想像飲酒便能醉人恰似說如飲醇酎意思又曰
他是會說得動人使人都恁地快活便會使得人都恁
地發顛發狂某也會恁地說使人便快活只是不敢怕
壞了人他之說却是使人先見得這一箇物事了方下
來做工夫却是上達而下學與聖人下學上達都不相
似然他才見了便發顛狂豈肯下來做若有這箇直截
道理聖人那裏教人恁地步做上去孫賀

許行父謂陸子靜只要頓悟更無工夫曰如此說不得
曾見他病處說他不倒大抵今人多是望風便罵將去
都不曾根究到底見他不是湏子細推原怎生不是始
得此便是窮理既知他不是處湏知是處在那裏他既
錯了自家合當如何方始有進子靜固有病而今人却
不曾似他用功如何便說得他所謂五穀不熟不如稊
稗恐及為子靜之笑也且如看史傳其間有多少不是
處見得他不是便有箇是底在這裏所以無往非學祖閱
先生問曾見陸子靜否可學對以向在臨安欲往見或云
吾友方學不可見見歸必學參禪先生曰此人言極有
理吾友不去見亦是然更有一說湏脩身立命自有道

理則自不走往他若自家無所守安知一旦立脚得穩
正如人有屋可居見他人有屋宇必不起羨羨若是有
家自無住處忽見人有屋欲借自家自家雖欲不入安
得不入切宜自作工夫學可
守約問吾徒有往從陸子靜者多是舉得這下些小細碎
文義致得子靜謂先生教人只是章句之學都無箇脫
洒道理其實先生教人豈曾如此又有行不掩其言者
愈招他言語先生曰不消得如此說是他行不掩言自
家又奈何得他只是自點檢教行掩其言便得看自家
平日是合當恁地不當恁地不是因他說自家行不掩
言方始去行掩其言而今不欲窮理則已若欲窮理如

何不在讀書講論今學者有幾箇理會得章句也只是
渾淪吞棗終不成又學他於章句外別撰一箇物事與
他鬪又曰某也雖說他有多多少少某都不較說他只
是因諸公問不得不說他是向一邊去拗不轉了又不
信人言語又怎奈何他自家只是理會自家是合當做
聖人說言忠信行篤敬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等語都
是實說鐵定是恁地無一句虛說只是教人就這上做
工夫做得到便是道理孫賀
學者須是培養今不做培養工夫如何窮得理程子言動
容貌整思慮則自生敬敬只是主一也存此則自然天
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

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今不曾做得此工夫
曾中膠擾駁雜如何窮得理如它人不讀書是不肯共
窮理今要窮理又無持敬工夫從陸子靜學如楊敬仲
輩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窮理須窮得分明然它不肯讀
書只任一己私見有似箇稊稗也次日又言陸子靜揚敬仲
是五穀不熟不如稊稗也次日又言陸子靜揚敬仲
有爲己工夫若肯窮理當甚有可觀惜其不改也明德
論子由古史言帝王以無爲宗因言佛氏學只是任它意
所爲於事無有是處德明云揚敬仲之學是如此先生
曰佛者言但願空諸所有謹勿實諸所無事必徹忘却
故曰但願空諸所有心必欲其空故曰謹勿實諸所無

楊敬仲學於陸氏更不讀書是要不實諸所無已讀
書皆欲忘却是要空諸所有明德

至之舉似揚敬仲詩云有時父召急趨前不覺不知造淵
與此意如何曰如此却二了有箇父召急趨底心又有
箇造淵與底心纔二便生出無限病痛蓋這箇物事知
得是恁地便行將去豈可更帖着一箇意思在那上其
舊見張子韶有箇文字論仁義之實云當其事親之時
有以見其溫然如春之意便是仁當其從兄之際有以
見其肅然如秋之意便是義某嘗對其說古人固有習
而不察如今却是畧畧地習却加意去察古人固有由
之而不知如今却是畧畧地由却如意去知因笑云李

先生見某說忽然曰公適間說得好可更說一遍看夫道

揚敬仲已易說雷霆事身上又安得有且要着實可學

揚敬仲說陽文一畫者在已陰文一畫者應物底是先生

云正是倒說了應物者却是陽沫

揚敬仲言天下無掣肘底事沈叔晦言天下無不可教底

人先生云此皆好立偏論者振

揚敬仲有揚論林黃中有揚解春秋解專主左氏或曰林

黃中文字可毀先生曰却是揚敬仲文字可毀沫

撫學有首無尾癡學有尾無首禪學首尾皆無只是與人

說沫

而說悟者有說端倪者若說可欲是善不可欲是惡而必

自尋一箇道理以為善根脚虛矣非鄉人皆可為堯舜

之意說悟者指金溪說端倪倪者指湖南人傑

因論今之言學問者人自為說說出無限差異胡文定曰

首有一二諸子百家人肆其說謝上惑衆生者是也蔡曰

諸子百家人人自生出謝上般見解欺誑衆生○必大

彭世昌守象山書院盛言山上有田可耕有圃可蔬池塘

確磴色色皆備先生曰既是如此下山來則甚世昌曰

陸先生既有書院却不曾藏得書某此來為欲求書曰

緊要書能消得幾卷某向來亦愛如此後來思之這般

物事聚者必散何必役於物世昌臨別贈之詩曰象山

聞說是君開雲木參天爆響雷好去山頭且堅坐等閑

莫要下山來文蔚

六卷二十四

七

語類卷第一百二十四終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五

老氏列註

老子

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
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
之此易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
體用也廣

老子之術謙沖儉嗇全不肯役精神祖閱

老子之術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才有一毫於已
不便便不肯做祖閱

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為沖退自守為事故其為說常

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其為治雖曰
我無為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為道每
每如此非特載營魄一章之指為然也若曰旁日月扶
宇宙揮斤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
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周沙界者則又瞿曇之
幻語老子則初曷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
一家之似而一之以為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
釋之所談而非老子之意矣備

伯豐問程子曰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何也曰如將欲取
之必固與之之類是它亦窺得此道理將來竊弄如所
謂代大匠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去治它
自有別人與它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譬曰
此正推惡離已曰固是如子房為韓報秦攬撥高祖入
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兩次報仇皆不
自做後來定太子事它亦自處閑地又只教四老人出
來定之苗

老子不犯手張子房其學也陶淵明亦只是老莊
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宗尚之何也曰其學也
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
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為
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為之如漢文帝曹參
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

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忍它閑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梧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學如峽關之戰與秦將連和了忽乘其懈擊之鴻溝之約與項羽講解了忽回軍殺之這箇便是他柔弱之發處可畏可畏它計策不須多只消兩三次如此高祖之業成矣憊

問楊朱似老子頃見先生如此說看來楊朱較放退老子反要以此治國以此取天下曰大槩氣象相似如云致虛極守靜篤之類老子初間亦只是要放退未要放出那無狀來及至反一反方說以無事取天下如云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之類憊

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曾統老子學來故在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了釋氏有一種低底如梁武帝是得其低底彼初入中國也未在後贊到中國却竊取老莊之徒許多說話見得儘高新唐書李說得好楠

人皆言孟子不排老子老子便是楊氏問老子與鄉原如何曰老子是出人理之外不好聲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倫理鄉原猶在人論中只是箇無見識底好人溥見論語類一老子中有仙意

列子

列子平淡踈曠子

莊子

莊周曾做秀才書都讀來所以他說話都說得也是但不合沒拘檢便几百了或問康節近似莊周曰康節較穩

莊子比邵子見較高氣較豪他是事事識得又却蹴踏了

以為不足為邵子却有規矩方

半夢先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一相遇又不聞相道及

不相及如何曰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在僻處

說然亦止是楊朱之學但楊氏說得大了故孟子力批

之義剛口

問孟子與莊子同時否曰莊子後得幾年然亦不爭多

云莊子都不說着孟子一句曰孟子平生足跡只齊魯

滕宋大梁之間不曾過大梁之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

聲聞不相接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樣差異底人物學問

所以孟子說陳良云云曰如今看許行之說如此鄙陋

當時亦有數十百人從他是如何曰不特此也如莊子

書中說惠施斲析之徒與夫堅白異同之論歷舉是甚

麼學問然亦自名家或云他恐是借此以顯理曰便是

禪家要如此凡事須要倒說如所謂不管夜行投明要

到如人上樹口啣樹枝手足懸空却要答話皆是此意

廣云通鑑中載孔子順與公孫龍辯說數話似好曰此

出在孔叢子其他說話又不如如此此書必是後漢時人撰者若是古書前漢時又都不見說是如何其中所載孔安國書之類其氣象萎榮都不似西京時文章廣

老莊

老子猶要做事在莊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說道他會做只是不肯做廣

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把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下得它直是似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着落公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

惟此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此只也乖莊子跌蕩老

收斂齊脚斂手莊子却將許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

方子錄云莊子是一箇大秀才他事事識得如天下篇後面乃是說孔子似用快刀利斧斫將去更無些礙且

無一句不着落如說易以道陰陽等語大段說得好然却不肯如此做去老子是欲斂手齊脚去做他却將

他窠底一齊踢攤了莊子去孟子不遠其說不及孟子者亦是不

相聞今亳州明道宮乃老子所生之地莊子生於蒙在

濶西間孟子只往來齊宋鄒魯以至於梁而止不至於

南然當時南方多是異端如孟子所謂陳良楚產也悅

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又如說南蠻鴟舌之人非

先王之道是當時南方多異端或問許行恁地低也有

人從之曰非獨是許行如公孫龍堅白同異之說是其

模樣也使得人終日只弄這箇漢卿問孔子順許多話却好曰出於孔叢子不知是否只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文其氣軟弱又全不似西漢人文兼西漢初若有此等話何故不略見於賈誼董仲舒所述恰限到東漢方突出來皆不可曉賈誼董仲舒前廣錄一條疑問同問老子與莊子似是兩般說話曰莊子於篇末自說破矣問先儒論老子多為之出脫云老子乃矯時之說以其觀之不是矯時只是不見實理故不知禮樂刑政之所出而欲去之曰渠若識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不應如此它本不知下一節欲占一箇徑言之然上節無實見故亦不脫洒今讀老子者亦多如直德

經云名非常名則下文有名無名皆是一義今讀者皆將有無作句又如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只是說無欲有欲今讀者乃以無有為句皆非老子之意可學

莊子老子不是矯時夷惠矯時亦未是可學

莊列

孟子莊子文章皆好列子在前便有迂僻處左氏亦然皆好高而少事實傑

因言列子語佛氏多用之莊子全寫列子又變得峻奇列子語溫純柳子厚嘗稱之佛家於心地上煞下工夫孫賀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

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却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着臣服他更無一箇自然相齊為一體處可旌故孟
子以為無君此類是也大雅

老莊列子

莊子是箇轉調底老子列子又細似莊子

雷擊所在只一氣滾來間有見而不為害只緣氣未崩裂有所擊者皆是已發蔡季通云人於雷所擊處杖得雷斧之屬是一氣擊後方始結成不是將這箇來打物見人拾得石斧如今斧之狀似細黃石因說道士行五雷法先生曰今極卑陋是道士許多說話全亂道蔡云禪

家又勝似他曰禪家已是九分亂道了他又把佛家言語參雜在裏面如佛經本自遠方外國來故語音差異有許多差異字人都理會不得他便撰許多符咒手般萬樣教人理會不得極是陋蔡云道士有箇莊老在上却不去理會曰如今秀才讀多少書理會自家道理不出他又那得心情去理會莊老蔡云無人理會得老子通透大段鼓動得人恐非佛教之比曰公道如何蔡云緣他帶治國平天下道理在曰做得出也只是箇曹參蔡云曹參未能盡其術也只是恁地只是藏縮無形影因問蔡曰公看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是如何說蔡云只是無名是

天地之始有名便是有形氣了向見先生說庚桑子一篇都是禪今看來果是曰若其它篇亦自有禪話但此篇首尾都是這話又問蔡曰莊子虛無因應如何點曰只是恁地點多有人將虛無自做一句非是他後面又自解如何是無如何是因又云莊子文章只信口流出煞高蔡云列子亦好曰列子固好但說得困弱不如莊子問老子如何曰老子又較深厚蔡云看莊周傳說似乎莊子師於列子云先有作者如此恐是指列子曰這自說道理未必是師列子蔡問皆原於道德之意是誰道德曰這道德只自是他道德蔡云人多作吾聖人道德太史公智識卑下便把這處作非細看便把作大學

中庸看了曰大學中庸且過一邊公恁地說了主張少記人道如何大凡看文字只看自家心下先自偏曲了看人說甚麼事都只入這意來如大路看不見只行下偏蹊曲徑去如分明大字不看却只看從罅縫四旁處去如字寫在上面不看却就字背後面看如人眼自花了看見眼前物事都差了便說道只恁地蔡云不乎心看文字將使天地都易位了曰道理只是這一箇道理但看之者情偽變態言語文章自有千般萬樣合說東却說西合說這裏自說那裏都是將自家偏曲底心求古人意又云如太史公說話也怕古人有這般人只自家心下不當如此將臨川何言江點之事觀之說道公

羊穀梁是姓姜人一手做也有這般事尚書序不似孔
安國作其文軟弱不似西漢人文西漢文麗豪也不似
東漢人文東漢人文有骨肋也不似東晉人文東晉如
孔坦疏也自得他文是大段弱讀來却宛順是做孔叢
子底人一手做看孔叢子撰許多說話極是陋只看他
撰造說陳涉那得許多說話正史都無之他却說道自
好陳涉不能從之看他文卑弱說到後面都無合殺蔡
云恐是孔家子孫曰也不見得蔡說春秋呂氏解然好
曰那箇說不好如一句經在這裏說做褒也得也有許
多說話做貶也得也有許多說話都自說得似又云如
史記秦紀分明是國史中間濫謹嚴若如今人把衆生

意說也都由他說春秋只是舊史錄在這裏蔡云如先
生做通鑑綱目是有意是無意須是有去取如春秋聖
人豈無意曰聖人雖有意今亦不可知却妄為之說不
得蔡云左氏怕是左史倚相之後蓋左傳中楚事甚詳
司以三傳較之在左氏得七八分蔡云道理則穀梁及
七八分或云三傳中間有許多駭處都是其學替後來

添入

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
典庸禮之道後世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及世之
衰亂方外之士厭一世之紛拏畏一身之禍害躑躅空寂
以求全身於亂世而已及老子唱其端而列禦寇莊周

楊朱之徒和之孟子嘗闢之以為無父無君比之禽獸
然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當漢之初時君世主皆信其說
而民亦化之雖以蕭何曹參汲黯太史談輩亦皆主之
以為真足以先於六經治世者不可以莫之尚也及後
漢以來米賊張陵海島寇讎之徒遂為盜賊曹操以
兵取陽平陵之孫魯即納降款可見其虛繆不足稽矣
問

老子書

道可道章第一

問老子道可道章或欲以常無常有為句讀而欲字屬下
句如何曰先儒亦有如此做句者不妥詰問三十輻

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無是車之坐處否曰恐不然
若以坐處為無則上文自是就輻轂而言與下文戶牖
埏埴是一例語其嘗思之無是轂中空處惟其中空故
能受軸而運轉不窮猶傘柄上木管子衆骨所會者不
知名何緣管子中空又可受傘柄而闢闔下上車之轂
亦猶是也莊子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亦此意
問

谷神不死章第六

正溥問谷神不死是為玄牝曰谷虛谷中有神受聲所以
能響受物所以生物也

問谷神曰谷只是虛而能受神謂無所不應它又云虛而

不屈動而愈出有一物之不受則虛而屈矣有一物之
不應是動而不能出矣問玄牝或云玄是衆妙之門牝
是萬物之祖曰不是恁地說牝只是木孔承筭能受底
物事如今門櫳謂之牝鑲則謂牝鑲管便是牝鑲鬚便
是牝雌雄謂之牝牡可見玄者謂是至妙底牝不是那
一樣底牝問老子之言似有可取處曰它做許多言語
如何無可取如佛氏亦儘有可取但歸宿門戶都錯了
變

問谷神不死曰谷之虛也聲達焉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
然也是謂玄牝玄妙也牝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
妙之理有生之意焉程子所以取老氏之說也傑
元牝蓋言萬物之感而應之不窮又言受而不先如言聖
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契有左右左所以術右言左契
受之義也 方子

沈莊仲問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如何曰谷神是那箇虛而
應物底物事又問常有欲以觀其竅竅之義如何曰徼
是那邊徼如邊界相似說那應接處向來人皆作常無
常有點不若只作常有欲無欲點義剛問原壤看來也
是學老子曰他也不似老子老子却不恁地莊仲曰却
似莊子曰是便是夫子時已有這樣人了莊仲曰莊子
雖以老子為宗然老子之學尚要出來應世莊子却不
如此曰莊子說得較開闊較高遠然却較虛走了老子

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来也不甚喜他如此說莊仲問
道可道如何解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
常名又問玄之義曰玄只是深遠而至於黑宰宰地處
那便是衆妙所在又問寵辱若驚貴大惑若身曰從前
理會此章不得義剛

張以道問載營魄與抱一能無離乎之義曰魄是一魂是
二一是水二是火二抱二火守水魂載魄動守靜也義剛
專氣致柔只看他這箇甚麼樣工夫專非守之謂也只是
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那柔之極處纔有一毫發露便
是剛這氣便粗了個

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才有一毫主張計較

思慮之心這氣便籠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
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
白守其黑為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
你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你爭他這工夫極難
常見畫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箇退步
占便宜底人雖未必肯他然亦是它氣象也只是他放
出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
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如子房之術全是如此
曉關之戰啗秦將以利與之連和了即回兵殺之項羽
約和已講解了即勸高祖追之漢家始終治天下全是
得此術至武帝盡發出來便即當子房閑時不做聲氣

莫教他說一語更不可當少年也任俠殺人後來因蕞
右公教得來較細只是都使人不疑他此其所以乖也
莊子比老子便不同莊子又轉調了精神發出來麗列
子比莊子又較細膩問御風之說亦寓言否曰然爾
古之為善士章第十五
其叔懷說先生舊常謂老子也見得此箇道理只是怕與
事物交涉故其言有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
儼若容廣因以質於先生曰老子說話大抵如此只恐
欲得退步占姦不要與事物接如治人事天莫若嗇迫
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是這樣意思故為其學者
多流於術教如申韓之徒皆是也其後兵家亦祖其說

如陰符經之類是也他說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
取天下據他所謂無事者乃是大奇耳故後來如宋齊
丘遂欲以無事竊人之國如今道家者流又却都不理
會得他意思廣

將欲翕之章第三十六

問老氏柔能勝剛弱能勝強之說曰它便揀便宜底先占
了若這下則剛柔寬猛各有用時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郭德元問老子云夫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却問
禮於他不知何故曰他曉得禮之曲折只是他說這是
箇無緊要底物事不將為事某初問疑有兩箇老聃橫

乘亦意其如此今看來不是如此他曾為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箇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說禮選中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等語便自有這箇意思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一

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曰老子說話都是這樣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都於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強咆哮跳躑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為弱人纔弱時却蓄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也自然不可當故

情視天下之人皆知土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無故其流多入於夏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一便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却說二生三便是不理會得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多藏必厚亡老子也是說得好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二

天下無道却走馬以糞車是一句謂以走馬載糞車也頃

在江西見有所謂糞車者方曉此語今本無車字何本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他底意思只要收斂不要放出

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被它說得曲盡早服者言能嗇則不遠而復更在此也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脩養者此身未有損損而又加以蓄養是謂早服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

養則養之方是以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服早服者早覺未損而嗇之也如某此身已衰耗如破屋相似東扶西倒雖欲脩養亦何能有益耶今年得季通書說近來深曉養生之理盡得其法只是城郭不完無所施其功也看來是如此

莊子書

內篇養生第三

因者君之綱道家之說最要這因萬件事且因來做因舉史記老子傳贊云云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窮曰虛無是

體與因應字當為一句蓋因應是用因而應之之義云爾相

因論庖丁解牛一段至恢恢乎其有餘刃曰理之得名以此目中所見無全牛熟

外篇天地第十二

莊子云各有儀則之謂性此謂各有儀則如有物有則比之諸家差善董仲舒云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性本自成於教化下一成字極害理舉可問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是如何曰他是言九萬里底風也是這箇推去息是鼻息出入之氣節

問莊子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此語似將曰以實當言忠信也好只是它意思不如此雖實而我不知以為忠雖當而我不知以為信問莊子他都曉得只是却轉了說曰其不知處便在此問

外篇天運第十四

先生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和意者其運轉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莊子這數語甚好是他見得方說到此其才高如老子天下篇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

道名分若見不分曉焉敢如此道要之他病我雖理會
得只是不做又曰在老二書解注者甚多竟無一人說
得他本義出只據他臆說臬若指出便別只是不欲得
烈風注子音作厲風如此之類甚多節

參同契

先生以參同契示張以道云近兩日方令書坊開得無裏
面亦難曉義剛問曾景建謂參同本是龍虎上經果否
曰不然蓋是後人見魏伯陽傳有龍虎上經一句遂為
作此經大槩皆是本參同而為故其間有說錯了處如
大同中云二用无爻位周流行六虛二用者即易中用

九用六也乾坤六爻上下皆有定位唯用九用六無位
故周流行於六虛今龍虎經却錯說作爐危去蓋詩頭
不見胡乱牽合一字來說

義

參同契所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只是互換其名其
實只是精氣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離也汞也氣火也
離也虎也鉛也其法以神運精氣結而為丹陽氣在下
初成水以火煉之則凝成丹其說甚異內外異色如鴨
子卵真箇成此物參同契文章極好蓋後漢之能文者
為之讀得亦不枉其用字皆根據古書非今人所能解
以故皆為人妄解世間本子極多其中有云千周繫彬
彬兮萬遍將可觀神明或告人兮魂靈忽自悟言誦之

久則文義要訣自見又曰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處二
用者用九用六九六亦坎離也六虛者即乾坤之初二
三四五上六爻位也言二用雖無爻位而常周流乎乾
坤六爻之間猶人之精氣上下周流乎一身而無定所
也世有龍虎經云在參同契之先李通亦以為好及得
觀之不然乃驟括參同契之語而為之也開卓鈔云
火坎離皆一樣是精氣參同契盡被後人胡解凡說鈔
永之屬只是互換其名其實只一物也精與氣二者而
以神運之耳云云周兮紫彬彬用之萬遍斯可觀鬼
神將告予神靈忽自悟言諱之久則文義要訣自見又
云二用無爻位周流遍六虛言二用雖無爻位常周流
乎乾坤六爻之間猶人身之精氣常周流乎人之一身
而無定所也又云往來無定所上下无常居亦此意也
世有龍虎經或以為在參同契之先嘗見李通說好及
觀之不然盡是驟括參同契為之如說二用六虛處
彼不知為周易之二用六虛盡錯解了遂分說云有六

樣盡是亂說參同契文章極好念得亦不其心
云武若不告人絕聖道罪誅言之著竹帛又恐漏泄天
機之意故但為重覆及復之語令人子
細讀之自曉其法皆在其中多不曉

參同契為艱深之詞使人難曉其中有千周萬遍之說欲
人之熟讀以得之也大槩其說以為欲明言之恐泄天
機欲不說來又却可惜人

論修養

人言仙人不死不是不死但只是漸漸銷融了不覺耳蓋
他能煉其形氣使查滓都銷融了唯有那些清虛之氣
故能升騰變化漢書有云學神仙尸解銷化之術看得
來也是好則劇然久後亦須散了且如秦漢間所說仙
人後來都不見了國初說鍾離權呂洞賓之屬後來亦

不見了。近來人又說劉高尚過幾時也則休也。廣
長孺說脩養般運事曰：只是屏氣減息，思慮自少。此前輩
之論也。今之久傳得法時，便授與人，更不問他人肥與
瘠，怯與壯，但是一律教他，未有不敗不成病痛者。
因論道家修養有默坐以心縮上氣，而致閉死者曰：心縮
氣亦未為是。某嘗考究他妙訣，只要神形全不挽動。故
老子曰：心使氣則強，纔使氣便不是自然。只要養成嬰
兒，如身在這裏坐，而外面行者是嬰兒，但無工夫做此
其道，引法只如消息皆是下策。厚
陰符經恐皆唐李佺所為，是他着意去做學他。古人何故
只因他說起便行於世，某向以語伯恭，伯恭亦以為然。

一如麻衣易只是戴氏自做自解文字，自可認道。夫曰
向見南軒跋云：此真麻衣道者書也。曰：敬夫看文字甚
踈道。

問岳主簿進黃帝陰符經傳先生說握奇經等文字，恐非
黃帝作。池本作因問握奇經唐李筌為之聖賢言
語自平正，都無許多峽崎。池本此下云：又詩序是衛宏
其詩章多是牽合因舉遺書云：前輩說處或有未到。池
須細考可也不可一槩定橫渠尋常有太深言語，如言鬼
神二氣之良能說得好，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却未甚
明白，問良能之義曰：只是二氣之自然者耳。因舉明則
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自是屬禮，從陰神自是屬樂，從

陽陽言精氣池本云鬼神即禮樂又云前輩之說如此
自從陽屬樂因舉樂者敦和率神而易言精氣為物游

從天禮者別宜歸鬼而從地云云
竟為變此却是知鬼神之情狀氣升於天體魄歸于

地是神氣上升鬼魄下降不特人也凡物之枯敗也其

香氣騰於上其物腐於下此可類推

問立次孟謂陰符經所謂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

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變化順矣此數語雖六

經之言無以加先生謂如他問陰符經無其語道夫

陰符經云天地之道浸這句極好陰陽之道無日不相勝

只管逐些子揆出這箇退一分那箇便進一分道夫

問陰符經云絕利一源曰絕利而止守一源節

問陰符經三反晝夜是如何曰三反如學而時習之是實

上文言言專而又審反是反反覆覆節

三反晝夜之說如脩養家子午行持今日如此明日如此

做得愈熟愈有効驗傑

論道教

老氏初只是清淨無為清淨無為却帶得長生不死後來

却只說得長生不死一項如今恰成箇巫祝專只理會

厭禳祈禱這自經兩節變了賀

道家有老莊書却不知看盡為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做做

釋氏經教之屬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為人所盜

去却去收拾他人家破甕破釜必

道教最衰儒教雖不甚振然猶有學者班班駁駁說此義
理又曰佛書中多說佛言道書中亦多云道言佛是箇
人道却如何會說話然自晉來已有此說大必
道家之學出於老子其所謂三清蓋做釋氏三身而為之
爾佛氏所謂三身法身者釋迦之本性也報身者釋迦
之德業也肉身者釋迦之真身而實有之人也今之宗
其教者遂分為三像而駢列之則既失其指矣而道家
之徒欲倣其所為遂尊老子為三清元始天尊太上道
君太上老君而吳天上帝反坐其下悖戾僭逆莫此為
甚且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道君
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二像又非與老子為一而老子

又自為上清太上老君蓋倣釋氏之失而又失之者也
况莊子明言老聃之死則聃亦人鬼爾豈可僭居昊天
上帝之上哉釋老之學蓋當毀廢假使不能盡去則老
氏之學但當自祀其老子關尹列莊之徒以及安期生
魏伯陽輩而天地百祠自當領於天子之祠官而不當
使道家預之庶乎其可也個

論道家三清今皆無理會如那兩尊已是詭名俠戶了但
老子既是人鬼如何却居吳天上帝之上朝廷更不正
其位次又如真武本玄武避聖祖諱故曰真武玄龜也
武蛇也此本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北方為玄武七
星至東方則角亢心尾象龍故曰蒼龍西方奎婁狀似

虎故曰白虎南方張翼狀似鳥故曰朱鳥今乃以玄武為真聖而作真龜蛇於下已無義理而又增天蓬天猷及翊聖真君作一皇殊無義理所謂翊聖乃今所謂曉

子者真宗時有此神降故遂封為真君義剛道家行法只是精神想也恐人不信故以法愚之史呂

與收集記一事極怪舊見臨漳有孫事道巡檢亦能此可學云天下有許多物事想極物自入來曰然阿

道家說仙人尸解極怪異將死時用一劍一圓築安於膝處少間劍化作自己藥又化作甚麼物自家却自去別處去其劍亦有名謂之良非子良非之義猶言本非我也良非子好對亡是公

語類卷百廿五終

